

時事
叢書

民主
政治
叢書
評語

穆超編

572

791

2

571.6071

797

2

時 事 論 叢

民 主 政 治 論 評

穆 超 編

時 代 出 版 社 印 行

編者的話

(一)

「人是政治的動物」，這是亞里斯多得的一句名言，因為人是政治的動物，所以人就有政治的要求，為實現政治的要求，自然就產生很多的政治制度。但是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都必需適合時間和空間的需要，不適合時間和空間需要的政治制度，絕對不能實行的。

今日世界的趨勢，是民主政治的時代，中國也不能例外，這是與日俱進的歷史要求，也是中外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這個趨勢，這個潮流，任何人不能背拗，任何人不能抗拒！

(二)

回溯民主政治的思想，最早發源於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制度遠在希臘的城市國家

即已實行。其後民主政治最先發達的國家是英國，英國自十二世紀起人民爲爭奪民權，就開始和國王猛烈的鬥爭，經過數次流血之後，人民得到勝利，卒於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國王和人民訂立一個有名的自由契約「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至一六八八年又有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產生一個「民權案」(The Bill of Rights) 奠定了英國議會制度的基礎。其後又經過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及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四年，……以後多次的人民代表法，英國的民權可以說很發達了。同時美國於一七七五年發生獨立運動，法國於一七八九年發生大革命，都先後建立了民主國家。

(三)

但是今日歐美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已經很完善了麼？人民已經得到很多的民權了麼？其實不然！國父在民權主義中說：「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權呢？……中國人知道民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中得來的……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當然受他們的鼓動，發生民權的思想，以爲

歐美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年，每次都得到最後的勝利，照這樣看起來，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一定是要達到極點，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够像歐美那一樣的發達，便是我們爭民權達到目的了，以為民權能够發達到達那個地步，國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進步，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和事實上有許多不對的。」又說：「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像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所以犧牲一切，大家同心協力，一致拚命去爭，到了勝利的時候，他們所爭到的民權，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多，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那麼，今日歐美各國所得到的民權是甚麼？就是間接民權，實行代議制政治制度，甚麼叫做代議政治呢？國父在民權主義中解釋說：「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甚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

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理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國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這種代議政治的缺點很多，國父以及中外學者，都有論評，茲不贅述。

(四)

民主政治雖然是民權發達的結果，但是民主政治的缺點，就是民權愈發達，政府愈無能，政府既無能，自然不能充分發揮力量為人民做事。國父在民權主義中曾引述瑞士一個學者的話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來，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又說：「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如此，民權發達以後，政府則變成無能，民權若不發達，則成專制政治，兩者各有缺點。但是現在世界政治的潮流，已至民權時代，實行民主政治是必然的事實。那麼，實行那一種民主政治呢？國父奔馳海外，目睹歐美民主政治的利弊，及社會貧富的懸殊情形

，參酌中國的國情，創造權能分開的五權憲法，使令人民有充分控制政府的權力，同時政府也不應該太以無能，要有充分行使治權的能力，以便爲人民做事。卽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種政權，來控制政府；而政府則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等五種治權，爲人民求福利。這樣，政府既然不能夠胡作非爲，同時也不至闕茸無能，人民有權，政府有能，這樣權能劃分的五權憲法，實在是世界上最完善最進步的一種民主政治，我們有這種最完善最進步的民主政治制度，爲甚麼不去實行，而盲目的謳歌外國的民主政治呢？國父不只是中國最早提倡民主政治的人，而且也是創造最完善民主政治的人。

(五)

國民政府遵奉 國父遺教，爲實現民主政治，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卽頒布憲法草案，七七抗戰之後，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又決定設置國民參政會，在國民參政會內又設立憲政實施期成會，做實施憲政的準備工作。

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投降以後，政府爲求和平建國起見，蔣主席特電召中共領袖毛澤東來重慶商談團結問題，繼續又舉行國共和平談判。本年一月十日，在重慶更召集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代表，舉行政治協商會議，議定政府組織，施政綱領（和平建國綱領），軍隊整編，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等五大決議案，足見政府開放政權，實施憲政的決心。

據和平建國綱領總則第一條載稱：「遵奉三民主義爲建國最高之指導原則。」第二條載稱：「全面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立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第三條載稱：「確認蔣主席所領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黨派平等合法，爲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由此可知，三民主義爲全國各黨各派一致所信仰，蔣主席爲全國各黨各派一致所擁戴，今日的問題，就是全國各黨各派如何在三民主義的建國最高指導原則之下，建設一個「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今日中國，違反了這個原則就不能談民主政治。

(六)

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奮鬥了二三百年，今日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境地，所以中國的民主政治，也並不是一個舉手可成的事情。一個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是甚麼？

- 第一、軍令政令必須統一（國內不得有割據性的政權存在）
- 第二、黨派不得擁有軍隊（軍隊必須國家化）
- 第三、國民要有守法精神
- 第四、國民要有秩序習慣
- 第五、國民要有高尚的道德
- 第六、社會要有良好的風氣
- 第七、社會上要有正確的輿論
- 第八、國民要有充分行使民權的訓練

一個國家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而只是盲目的謳歌頌揚民主政治，則是很危險的！例如本年二月十日在重慶較場口舉行的「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因為爭大會主席，致發生鬥毀流血。又如本年六月廿一日上海學生反內戰大同盟的被少數操縱，及遊行中的任意捕人與鬥毀等等，都不是民主國家所應有的現象。

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就是輿論，輿論中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要想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保障新聞的自由。社會上如果沒有正確而且有力量輿論，則不能實行民主政治。而輿論的背景是民意，但是民意不是可以捏造的，民意也不可以強制的，今日在我國某些特殊地區中，用力量製造民意，用力量強制民意，這能算是真民意麼？沒有真正的民意，不能實行民主！民意不可以強制，同時輿論也不可以捏造，凡違反真相，虛構事實，設法造成社會輿論的時候，都是不可以的。新聞雖然有自由，但是却不可以顛倒是非，凡報道不確，專門造謠的新聞，也失去新聞的價值了！

我國自高倡自由民主以來，社會的秩序也隨之混亂，因為一般人不明白自由的真義，

講自由不重紀律，知個人自由而不知團體利益，造成一種無組織無秩序的現象，這是民主政治麼？講目的不講方法是國人的特性，希求民主國家的理想，但是忽略民主國家建設的基本工作。我們必須實行民主政治，但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時候絕對不能忽略這些問題。否則，徒假自由民主之名，各行其是，各謀其私，道德淪亡，秩序破壞，能稱爲五大強國之一麼？

(七)

最後，本書因爲時間的短促和地域的限制，各方鴻文鉅論，未能完全羅致，而且所搜集到的材料，又因篇幅的限制，也未能全部編入，頗爲遺憾！再本書的目錄，係依論文性質編排，沒有前後輕重的區別，特此申明，並希教正爲荷！

穆超

卅五、六、廿五

民主政治論評

民主政治論評

目次

編者的話

一、建設獨立自由統一的民主國家	一
二、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	一一
三、祝強盛統一民主的中國	二二
四、國民黨與中國民主政治	二七
五、民權主義就是民主政治	三四
六、民主主義的哲學背景	四三
七、民主政治的新範疇	五二
八、民主政治的基礎工作	六八

九、對於民主的新認識與民主運動	七七
一〇、論中國的民主制	八五
一一、一黨政治與民主主義	九七
一二、民主與極權	一四
一三、國民黨何以未完成民主政治	二五
一四、民主、法治、與法律教育	四四
一五、中國共產黨與民主政治	五一
一六、共產黨反民主	五七
一七、實踐政治民主的步驟	七〇
一八、真民主與假民主	七四
一九、民主的危機	七七
二〇、政黨應有的作風與條件	八三

民主政治論評

一、建設獨立自由統一的民主國家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詞)

諸位會員：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經過二十餘天熱烈的討論，已經完成其應有的任務，今天宣告閉會了。本人以職務羈身，不能每次都來和諸位交換意見，甚覺抱歉，回顧這二十餘天中間，諸位會員，無論在分組會商或全體大會，都能開誠布公，大家本着互尊互信，互助合作的精神，實事求是的尋覓各種問題合理的解決，使本會議始終在祥和協商空氣之中，獲得圓滿的成就，尤為本會議最可寶貴的收穫。本人虔誠希望這種公忠坦白的

精神，能够永遠保持下去，大家不爭意氣，不重私見，只是一心爲着國家，爲着人民而共同協力，則本會議的一切決定，必可順利執行，今後無謂的政爭，必可澈底化除，和平建國的目的，必可迅速達成，對於未來憲政實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顯光明。這是今天閉會之頃，本人十分愉快的感想，應該特別提出來向諸位表示感慰。

原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完成三民主義建設，造成獨立自由統一的民主國家，尤其要團結奮鬥來造成和平建國的目的。至於國民革命的對象，對外是在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是在打倒封建割據的勢力，以往推翻帝制，掃蕩軍閥，和此次八年抗戰兢兢業業，堅苦奮鬥，惟一的目的，無非是求獨立，求統一，先除去民主的障礙，以促成民主制度的實現。到現在掃除革命障礙，奠立民主基礎的工作，已經初步成功，我們當前唯一重重的問題，只是如何確保統一，如何建立民主，換句話說，也就是如何實現三民主義的問題。我們要知道必須有確實的統一，纔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相信我們國內此後不會再有私有的武裝軍隊，分立的地方政權，來妨碍政令與軍令的統一，否則無

論如何高唱民主，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動。這樣的民主永遠不能走上民主憲政的大道，而且永遠要爲民主政治的障礙。因此我們爲了要實現真民主真統一起見，和團結兩個條件，實在是我們當前最迫切的需要。國父臨終遺囑「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個人和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始終是服膺這個崇高遺訓，除了對於割據的軍閥和侵略的日本，不得不武力對抗之外。其他對於國內一切問題，不論遭受任何嚴重形勢，總是抱定忍讓爲國的決心，不惜委曲求全，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縱使不得已而有軍事突衝，也只是被動的防衛，這因爲我們認定我們的國力民力，只可從安定中求保養，再禁不起任何戰禍的摧殘，所以每在危機一變之間，都能化乖戾爲祥和，並且任何齟齬的意見，也都能融和一致，恢復到和平團結。已往這種經過事例尤其是抗戰以來八年間的事實，國人皆所共知，毋待贅述，這就是我們今日所主張的統一民主和平團結的精神所在。而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一本統一民主和平團結的四大原則而進行，所以各種議案，都有可信可行的決定。我要坦白的說一句，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五十年來國民革

民精神所孕育陶鑄而成的結果，足使飽經憂患痛苦而急須休養生息的全國同胞，感覺到無上安慰，希望我們大家要把這四大原則，永遠奉爲我們的信條，永遠照着這個信條共同遵守，共同努力，纔可安慰爲革命抗戰而犧牲的軍民先烈，纔不致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本會議開會之日，政府即頒佈全國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並公布了一月五日所協議的辦法，同時公布了命令內容的全部，與其附屬規定的四項條款。以示一致遵行的決心，本會議開會的第二天，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并向會議詳細報告，因此本會議就能專心致志來研究關於和平建國與促進憲政的各項方案，本人雖然不能每次出席參加，但是時時刻刻都在注意和研究，覺得各項方案的內容，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將分別照案實行，本人認爲各案之中，要求和平建國綱領爲各種議案的基本中心，因爲此案從甲總則，乙人民權利，丙政治，丁軍事，戊外交，己經濟及財政，庚

教育及文化，辛善後救濟，壬儒務等九章的各條規定，均屬異常完備，確合時代要求，充滿了統一性，充滿了民主性，實在是渡到憲政時期最適宜的綱領，我們有了這個綱領，由中央以至全國各地方的政府，由各黨各派與社會領導人士以至全國各地的同胞，都有了共同遵守的準則。尤其參加本會議的各黨各派，對於這個綱領，既是大家共同商討，共同議定，而且就要參加政府來共同執行，我們對全國同胞，必須守信義負責任，自身先從事實行動方面，有切實遵行的表現，並且必須貫徹其全國性，使能普遍的實現，我以為有兩件事，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和鄭重聲明。

第一、本綱領既經規定「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所有現行若干戰時法令，於此原則有抵觸的，中央當然要修正廢止，同時我相信中共軍隊駐在地之內，自必同樣遵守這個綱領，解除現有的一切限制。至於在教育文化方面，又規定了「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這一條對於我國教育文化的發展與求學青年良好環境的養成，更

是十分重要。今後自由的保障，全國無論任何地方，當然只有合於本綱領的一種法令，不應再有任何歧異和特殊的辦法，那麼今後各個政黨的活動，以至對政治的競爭，儘可依照國家統一法令應有的合法權利和手續，公開組織，公開進行，決不應該再有使用武裝暴動，或者在各地秘密組織的行爲，否則即是喪失政黨的本質，破壞了民主的精神，不但違反了本綱領，而且阻撓了憲政進程，我們如果要不愧爲民主國家的政黨，必須革除自民元以來所有政黨過去一切不良的現象，纔有建立現代國家的希望。

第二、本綱領丁項軍事一章，對於軍隊國家化的宗旨與規定，極爲切實，另外還有一個經過軍事組協商而更詳細的軍事方案。我想我們既然迫切需要和平與統一，則綱領的軍事部份，實爲鞏固和平完成統一的最大要素。政府對於軍隊整編問題，早經有所決定，已在着手實施，目前軍政部林次長並已向本會議詳細報告，將來還要按照綱領與方案的規定，繼續推進，至於中共方面的軍隊整編，自然也要依照綱領與方案切實整編。本來軍政軍令的統一，爲立國必須的基本條件，這不僅全國飽經痛苦的同胞所一致要求

，也是各黨派所一再聲明，認爲不可否認的原則。現在協商會議已有結果，綱領方案均經商定，我們當前最爲急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全國所有軍隊不分黨派，不分地區，都能聽命於政府，一律受政府的指揮，以達到綱領所定軍令軍政和軍制統一的標準。這一點我不敢確信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決沒有例外的。惟有這樣確實做到，纔能符合建國的要求，纔能安慰人民的渴望，否則不僅大家參加政府沒有意義，而且和平團結，也將沒有基礎。反而增加了國家的危機與政府內部的糾紛，這當然不是國家民族所需求，也決非各位會員和各政黨忠誠謀國的本意。

上面所說的兩點確是本綱領能否全面貫徹的試金石，果能澈底做到，則全國各地秩序，立刻可以安定，復員工作亦可以順利完成。而本綱領其他的各章各條，亦無一不可迎刃而解，完滿實施，這是本會同人無可推諉的職責。今天我以最懇摯的惻忱，特別提起大家的注意，同時我個人誓必忠實信守這個綱領，更必督責我們各級軍政人員恪切遵守，即使有時難免無心錯誤，或者考察不周，只要大家說明指出，無論我本人或是我的

部屬，都無不誠懇接受，切實改正。我常常說；「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質，不可只顧個人的自由，而侵犯別人的自由。崇尚民主，必先修養法治的習慣，不可專責別人守法，而自己則處處置身於法外。」我這幾句話，實在是鑒於我國社會對於自由與民主觀念的模糊，和法治與守法意識的薄弱。認為社會沒有安寧，便是國家沒有基礎，人民不重法治，必使種種罪惡借民主自由之名義而行，因之我上面幾句話，實在是沉痛的呼籲，尤其近年以來，社會上和教育界所表現的這種病態，更是深刻而顯著，長此不加改進，我們中國將無法自立於現代國家之林。諸位會員想必也有同感，現在我們政治協商會議商訂了和平建國綱領，這一個綱領是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志，以建立和平統一的法治國家為目的，我們大家為求發揮本會的實效，開創建國的規模，必須先從我們自身負起轉移風氣的責任，樹立守法行法的精神，以作全國人民的楷模，那纔可以完成我們對歷史對時代的使命。

最後我要趁今天會議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時候，將我多年來蘊蓄在心而沒有說的話

，簡單的向各位申述。中正個人從幼年起，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平生的抱負和事業，是祇知獻身於國民革命，以期救國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於現在抗戰勝利，這卅五年之中，所有革命戰役，無役不從。艱難困苦，無所不經。自看革命志願與應盡的革命義務，幸無隕越，對於國家和人民，亦已盡了我一份子的天職，略可自慰。今天雖不能說國民革命已經完全成功，但是剷除革命障礙的工作，確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國家完全進入建國大業開始的時期了，可是我們國家當此元氣凋傷之後，國運前途的危難和建國事業的艱鉅只有比戰前乃至戰時更加嚴重，實在不勝臨淵履冰之懼，幸而此次政治協商會議，訂定了和平建國綱領，及各種有關問題的方案，建國初基已具，憲政實施有期。今後各黨各派的中堅份子以及社會賢達，都將參加政府共同負起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大責任。今後建國的重担，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责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這一個重大的責任要交託給各位同人和全國同胞來共同擔負，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確保和平團結的一貫精誠。督促我們

國家走上統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報答爲革命抗戰犧牲的先烈，完成國父締造民國未竟的事功。同時要求各位同人爲國家爲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們在抗戰時期共患難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誠團結，來擔負今後建國的重任，開闢我們國家民族光明燦爛的前途。

二、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

蔣主席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詞

本會的歷史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尤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這一點，中正在第一次開會的演詞中，已經提到了。總理倡導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國的人民，如果不能關切他們自身的幸福，管理他們自己共同的事務，就是說，如果人民不能積極參加政治的話，他們就不能造成強固的國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最鞏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築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之利害爲利害，人民的視聽爲視聽。總理的民權理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家，古今中外，理無二致。

我們現在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要得到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絕不能專賴兵力，

必須動員民衆的精神，組織民衆已發動的精神，以全國的精神、意志、力量的總和，來做前方將士的後盾，來做後方開發的原動力，所以充實軍力以外，必得動員民力，更必集合民意。去年臨時代表大會所以決議召集國民參政會，就是一方面希望全國的真正民意，能够藉我們參政員而具體表現，使政府可以瞭解人民的痛苦，知道人民的希望，作爲實施的依據；同時也希望我們參政員以其地位、資望、經驗，代表了人民，參與抗戰建國的大計，積極的貢獻我們才力經驗，來輔助政府，來領導人民，然而政府的一舉一動，都能應乎民心，人民的一言一行，都能翊贊黨府，政府的成敗榮辱，就是人民的成敗榮辱，政府人民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抗戰乃有力量，建國乃有實效。由於本會產生的經過，就可以知道我們中國能不能擊破敵人，求得國家的獨立自由，固然是大會同人的責任。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中國能不能在這一個抗戰艱苦的時期，造成真正的民主政治的規模，爲國家奠立長治久安的基礎，更是我們參政員同人的責任。

我們怎樣來盡到我們確立民主政治基礎的責任呢？中正今天得與各位以參政員同人

的地位相砥相勵，要講明我們中華民國所要造成的真正民主政治是什麼，以及我們所必須遵循的方針和步驟是什麼？總理貫通中西學理，深知世界潮流和國內的現狀，本其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手創三民主義，期致中華民族於富強康樂的境界。總理對於民主的理想，是要實行比世界各國更澈底、更切實的民主政治。在民權主義中，一則批評天賦民權的學說，而主張革命的民權，二則要使人民完全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四種直接民權，這是總理以後來居上的精神，着眼於最高遠的所在。但是總理不僅是一個理想家，而且是一個革命的實行家，他的理想越是高遠，步驟越是切實。總理以為必須人民能實行革命主義，完畢革命義務，纔可以授與以初步的民治；又以爲人民必須經過行使四權的訓練，纔可以充分的使用民權。總理所欲造成的民主政治，是不着一毫虛偽，不帶一些牽強的民主政權，但是中國人民承累代專制的弊習，民智民力，異常薄弱，人民習於傲慢和自私，國內又有不少的障礙，以如此的背景要達到如此的理想，當然要從辛苦而切近處下手，斷不能一蹴而幾。因之總理對於完成革命工作的

實施步驟，定爲軍政，訓政，憲政的三個時期。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遵奉 總理遺教，先求全國之統一。接着開始訓政，原希望積極的促成憲政的實現，早達革命建國的目的，不幸統一未成，而障礙復起，經五六年之久，傾國家之人力，財力的一大半，都用於軍政時期之工作。喘氣甫定，敵寇侵略，愈入愈深，政府爲保障國家的主權，民族的生命，起而應戰，苦戰十九個月，我國的土地淪陷，人民的損失，是不可以道里數量計。就目前事實而論，不僅訓政時期的工作受到阻礙，而軍政時期應做的工作，且須從頭再做一遍，換句話說，必須首先掃蕩侵略者武力，消滅漢奸傀儡，及破壞國家、毒害民族的反革命勢力，待山河恢復，國內澄清以後，才談到訓政，進而預備憲政。因此嚴格的說來，我們目前還在軍政時期之中，這時期的工作，按建國大綱的第六條該是——

「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

但是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國家民族當前的需要，是抗戰建國同時進行，我們必須集中民意，發動民力，積極準備戰後建國的完成。我們在抗戰之中，人民對於國家的責任觀念，與三民主義的認識，也必須使之提高。因此雖在掃蕩障礙的軍政時期，而訓政工作，仍然要同時進行，爲了迅速完成革命的偉業，不僅應該在不妨礙軍政的範圍內，積極推動訓政，同時更希望由訓政之進行可以補助軍政。所以我們必須明瞭，在抗戰沒有結束以前，當然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要以軍政時期的工作爲主，而一面積極進行訓政的工作。這個認識是萬不可少，否則一切工作，就失了重心。

因爲我們所要造成的，是澈底的民主政治，所以斷不能忽略程序和步驟。同時因爲我們國家數千年來習於專制政治，人民的心理習慣，沒有受過政治的素養和訓練，要施行民主政治，前途障礙，既須剷除，一切根基，均待確立，所以又必須經過革命的建設。總理當時，除劃分革命過程爲三個時期之外，并且沉痛的警戒我們說：

「辛亥之役，數月以內，即推倒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暨二百六十餘年之

滿洲征服階級，其破壞之力，不可謂不鉅。然至今日，三民主義之實行，猶茫乎未有端緒者。則以破壞之後，初未嘗依預定之程序以爲建設也。」

因爲當時一般人，忽略一定的自然程序，而侈談民治，以致辛亥以來，約法等於具文，而禍亂相循，以致國家的法律，變成政客軍閥作惡活動的工具，不特民主政治未能實現，而且爲民主政治造了多少障礙和罪孽，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有一位革命家的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我們現在須矯正這個錯誤，必須從頭做起，而且必須建立我國家民族整個的自由，使國家民族獲得真正的自由。

本會成立以來，我們同人都能犧牲個人的自由，與小我的成見，來奠立真正民主的基礎，實爲民國成立以來，尤其在抗戰期間，最足快慰的一件事。深信同人以後必更能服膺 總理的遺教，提倡全國同胞努力於訓政時期的工作，以負責力行相倡導，而防止再蹈不負責任，蔑視事實的弊病；要使一切同胞知道，民主政治不能略作無法紀，無制

，無政府的狀況來看，民主政治所依據的民意，必須是健全的，集體的，而且能代表大多數的意志，民主政治所給予人民的自由，必須是不妨害公共利益，不違背國家法律的自由，尤其我們國家現在處於外患嚴重的時期，我們更要訓導人民，尊重國家法令權力的絕對性。政府是國家權力之寄託者，是法律的執行者，也就是全國人民的保護者。爲了切實保護全體人民與整個民族的利益，對於破壞法紀，破壞制度者，就不能不依法制裁。凡依據法律的制裁，斷不能與壓迫混爲一談。無論在什麼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有政府制度和法律。民主政治下的制度和法律，尤其是要受人民尊重，而不能容許少數人的破壞。我們要在抗戰之中，奠立民主基礎，不但要使人民切實養成行使政權的能力，更必須使人民了解民主的真諦。我們參政員是人民的領導者，要負起訓導的責任，要保護國家的利益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對於藉口自由民主，而破壞國家法令制度，減弱整個抗戰力量的行爲，要一致發揮公正輿論的權威，而加以制止。我們要使一般同胞都明瞭，現在爲抗戰要實行軍政，爲建國要實行訓政，這中間不容有一些虛偽，更不得有幾微障

礙。我們必需借鑑已往的覆轍，切實遵循 總理遺教所訂的步驟，為真正的民主政治奠立強大而良好的基礎。

總理一生在政治上的奮鬥目的，是要實現三民主義而歸政於民，但是不經過訓練的人民，是決不能主政的。總理生前勉勵我們知識階級與革命同志，要作民衆的保姆，要以公僕的地位，實行庶保的責任。這一個教訓，實在是建國成功必循之道路。中國歷史上有兩段故事，很可以說明訓政的精神，一是伊尹訓太甲，二是周公訓成王。太甲卽位，年齡尙幼，伊尹殷切告誡，後人輯爲「伊訓」篇，太甲不能聽納，習於不義，伊尹使他住在桐宮，一方面替他執行政事，一方面苦心設法，不避嫌怨的管教他，商書「太甲」上中下三篇反覆訓導，何等忠誠切至，後來太甲悔悟了、負責了、施政的本領具備了，伊尹歸政於太甲，自己退休，臨去之時，還述了「咸有一德」一篇施政的要義，以訓勉太甲。周公受武王之託，輔翼成王，那時成王還小，不辨是非真僞，周公一方面防止武庚的反叛，一方面忍受管叔，蔡叔的流言，周公的處境，十二分困難，但是他任勞

任怨，忍辱負重，雖然經過無數艱難與苦痛，弄得憔悴不堪，終是一心一意的要安定國家，輔教成王成立，絕不辭勞苦、避責任。詩經上鴟鵂四章，描寫周公愛國愛民苦苦訓導成王的忠心，百世之下，讀之還令人感動，看他原文上所說——

(一) 鴟鵂鴟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二)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三)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卒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四)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惟音嘒嘒。

最後兩段形容周公的苦痛和疲憊到極點了，雖然拮据辛苦，國基還沒有安定，雖然羽毛疲敝，而室家還不免風雨漂搖，由是負責的熱情激發，託之於急切之悲憤，這真值得後代無限同情和欽敬，後來叛亂平定，成王也被他訓導成功了，他和伊尹一樣歸政成王，他還不放心，又述了一篇「無逸」的教訓，要成王知道前人創業艱難，兢兢業業，不可荒怠。我們正逢空前國難，又當建國未成，讀鴟鵂之詩，能不與周公有同樣感覺？

總理常以伊尹周公自待，是我們國民惟一負責的革命導師，他創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政治革命，也是要先把人民訓練成熟，然後才還政於民，這種盡瘁負責的精神，古今輝映，是何等的偉大！伊尹在「咸有一德」上說：「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在下民，惟民歸於一德。」我中華民國推翻專制以後，也有共同遵循的一德，這就是 總理三民主義，

目前我們同人的工作是要近繼 總理遠繼伊尹周公的志向，真正的實行三民主義，使全國同胞正心誠意『歸於一德』。要實行三民主義，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礎，就必須我們參政會的同人一齊肩荷這個艱鉅的責任。我們是社會人民的領導者，應該首先樹立國民的楷模，盡忠竭誠的教育民衆，領導民衆，使我們知道自己的責任，了解如何負責任的方法。我們就是伊尹和周公，民衆是太甲和成王，我們要視民衆爲國家之主體，我們的主人，我們要教他、訓他、保育他、最後還政於他，等待他們都成立了，民主政治也實現了，我們要盡到這個使命，必須我們同人在會內會外；以身作則，尊重法令，遵

守紀律，竭盡忠誠，負起責任。古人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又說「以身教者從」，我們要作民族的楷模，就必須躬行實踐，負責任，守紀律，我們發表言論，一字一句，都要對國家、對人民負責，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要遵守法令和紀律，以此精神作民衆表率，民衆自然接受我們的訓導，而後我們啓迪感化的民衆，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政府召集參政會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共同負責做伊尹、做周公。政府希望在軍事結束的時候，訓政的工作，已經同時完成，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抗戰勝利之日，即是建國基礎大定之時，政府對我們如此企望，人民對我們期待得很殷切，我們應該如何努力，方能無負呢？民主政治是否能建立，責任完全在我們，國家民族是否能復興，責任亦完全在我們，三民主義最終目的大同世界所由實現的節目，亦即禮運上所載的綱要，要由我們參政員同心一致的來提倡，才能造成國民勤勞生產，和睦互助的風氣。

三、祝強盛統一民主的中國

孫科

民國三十五年元旦祝詞

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的元旦，也是全國人民經過了八年英勇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以後的第一個新年，全國人民痛定思痛，在此新年歡欣鼓舞當中，應確切認識戰後世界給予中國的重大責任，以及中國所以肩負此重大責任之道，進而羣策羣力，使我們具有光榮歷史的中華民族，得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永奠人類和平進步之基礎。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在美特使馬歇爾元帥來華啓程時，發表一道美國對華政策聲明，堅決的說明美國政府深信聯合國組織之成功，與世界和平之保障，均繫於中華民國之強盛統一與民主，美國政府此種堅定信心，不僅代表美國人民的意見，即世界遠見有識之士，亦所同感，強盛統一與民主的中國，實爲今後我全國人民共同努

力以求達到之最偉大崇高的目標。

蓋抗戰最後勝利，日本帝國消滅之後，阻礙中國強盛的唯一因素，業已消滅，今後中國必須富強，始克盡其對戰後世界和平所該擔當的重大責任。

然所謂強盛的中國，不僅關乎軍備，而尤重在現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之建設，必具備現代國家的條件，足與世界潮流齊頭同進，始能達到強盛的地位。現代強盛的國家，必先達到統一安定，而國內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能以和平合理方法，平等協商方式，求得圓滿解決。過去藉革命手段以爭奪政權，或持武力以謀統一的時代，均已成不適時勢之歷史陳跡，圖利用武力在國內內戰，不論稱爲內亂，或爲戡亂，均爲民主國家所不應有。

杜魯門聲明中謂，世界任何一隅之和平遭受破壞，即足以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中國如因內政問題而發生戰亂，即直接威脅世界的安定與和平。因此，中國國內能否和平，已爲世界一大問題，戰後中國不應自相殘殺，我全國人民應痛切認識欲求國家統一，

尤其是要求民主政治，絕不應再事迷信武力，而應循政治協商的方式，民主和平的大道，以勇毅前進。

自去年八月六日，美國對日本投放原子彈之後，世界的科學家們，均認爲人類歷史已進入了原子力的新時代。人類若能以原子分裂而發出的力量，利用於戰爭，則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可使世界人類毀滅，如以之用於和平建設，則人類生活便可進入於優裕至不可思議的境地。但世界科學家，却抱有隱憂，深恐人類相處的關係，在思想上行動上仍然落後，追趕不及科學的進步，或不能善用新發明，以增加人類幸福。此輩先知先覺的科學家，同時相信今後世界絕不能再有戰爭，因爲原子時代的戰爭，卽爲人類之毀滅。因此，世界各大國家現正努力爭取世界和平之重新建立，并求其永久鞏固。

不幸中國已成落後人士，却有一極錯誤心理，彼等以爲現在中國國力尙未建設成功，以本國單獨之力量，不足以對付第二第三個強國，幻想利用列強間的磨擦衝突，甚或發生第三次戰爭，中國卽或投機利用。此種心理，錯誤落後，危險極大，蓋列強中今日

力能對立抗衡者，只有美國和蘇聯，假如美蘇之間，真有不能和解的衝突而致戰爭，則美國必可用原子彈以求迅速結束戰爭，但亦無人能保證蘇聯不也會同時利用原子彈，以爲報復。美蘇衝突戰爭，如牽涉及中國問題在內，則中國當不免亦被捲入漩渦，果如是，則中國將怎樣應付？故爲中國計，爲世界計，此種錯誤危險心理，依賴僥倖心理，必須消除，中國今後建國，必須努力於爭取國內與國際之和平，始爲上策。

尤有進者，強盛統一民主三者，有絕對不可分性，而民主乃爲強盛與統一之重要先決條件，中國民權政治不能實現，民主制度不能建立，則真正持久之強盛統一便無由獲致。我們所自求於世界所冀望者，乃建基於民主的強盛統一之中國，如僅求強盛與統一，而不求民主建設，則德日兩國可爲前車之鑒，德日兩國均爲一時極強盛而且統一的國家，然其結果，則爲害世界，自取敗亡。現代國家，必先有民主，始能保持其統一與強盛於永久，亦必民主統一強盛，始有助於世界之和平。

因此，戰勝的民主國家，要求中國強盛統一，同時更要求中國民主，以避免德目的

覆轍。不希望中國成爲第二個日本，成爲世界的新威脅。今後吾人建國目標，必先完成民權主義的建設，使人民對國家政治有充分的自由，來發表意見及決定政策的機會。

際此新歲，全國人民對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應切實體會，一致接受，努力求其實現，用種種和平方法手段，促進國家之強盛統一與民主。這個目的，爲戰後世界對中國的要求，給予中國的責任，亦吾人今後建國之唯一目標。我希望全國有政治主張的人士，都能深切了解，以最大決心，堅持此種方針，藉以達到三民主義爲本國幸福爲世界和平而建國的目的。吾爲此敬祝我中華民國國運永昌，中國人民福祉無疆。

四、國民黨與中國民主政治

丘式如

吾國立國的歷史，由有文字紀載起，至清代宣統的辛亥武昌革命止，相距共達四千六百零九年。在這四千六百零九年的長距離中，吾國的政治制度，除了唐虞兩朝代的揖讓美談，其餘都屬『朕即國家』的君主專制。春秋戰國時代，孟子雖然有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權主張，但是沒有實行；而自孟子以後，甚至連說這一類似話的人也沒有了。

吾黨 總理提倡革命之初，關於中國政體，卽已認定君主政治應該推翻，故於興中會の入會誓詞，就有『創立合衆政府』的規定。迨興中會改稱同盟會的時候，『創立民國』仍爲政綱之一，明白的納入同盟會總章裏面，其第二條說：『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總理所以主張民主政治的道理，觀他於民國紀元前十四年答日人宮崎寅藏問，可以完全看出來，現在摘錄於次：

『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的精神，執共和主義。』

『人或云共和政治不適用於中國，此不諒情勢之言也。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涖清房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敬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處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者耶？』

『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適合於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百數十年，不幸同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舉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布也。故各逞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因有此傾向，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各英雄竟

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部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竊發，殃及無辜，此所謂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總理爲求達到此目的，曾發動十餘次前仆後繼的革命，犧牲了數不清的黨內精英，才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餘年的滿清政權，結束了支配中國政治數千餘年帝王專制的歷史，並劃時代的創立了共和的中華民國。所以，吾國民主思想所以能够發揚起來，固賴吾黨總理領導國民革命之功，而吾國民主政體所以能够植立基礎，則有賴乎國民黨員肯擲頭顱，洒熱血。

中國國民黨，不僅是中華民國的生母，也是中華民國的保姆。當中華民國出世以後，就受到不斷的狂風暴雨去摧殘。始則有袁世凱改元稱帝，繼則有張勳的復辟，再則爲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跟着又有曹琨的賄選總統。打擊中華民國生機的禍害，真是一波

未息，一波又興。假如沒有國民黨繼續負起保姆的全責，發動二次革命，洪憲之役，護法之役，以及舉師北伐，統一中國，那麼中華民國究竟已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誰亦不能逆料了。

講到 總理所欲實現的民主政治，可說是世界民主思潮當中之最進步的。如從性質上言，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真平等的全民政治；再從運用上言，除了歐美代議制的間接民權以外，還有直接民權；即每一個國民，不但有選舉權，且有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這四個權，是人民用來管理政治的，簡稱『政權』或『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政權，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但是政府在人民這樣週密管理之下，如果政府本身沒有好的組織，也就無法發揮牠的功能；所以 總理除了採用外國分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外，並主張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所謂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是政府用來管理政治的，簡稱『治權』或『能』。政府有了這五個治權，便有力量，不怕政治煩難。 總理這種民主政治的理想，的確是最嶄新的

，尤其是『權』『能』區分的道理，久稱是政治哲學的大發明。

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以 總理的民主政治的主張爲主張，努力邁進，未嘗稍懈。當民十七年軍政時期一經結束，即計劃實行訓政時期的任務，規定六年內完成，即到民廿四年結束訓政，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還政權於國民。中間雖然遭遇到不少打擊，如『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及黨內一部分同志意見的紛歧，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已全部完成，仍決定於民廿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於是國民大會組織法，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以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各省市地區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區，都相繼議決公佈和設立。乃事實上，因國土遼闊，國民對於代表選舉的認識和經驗都不够，致國民大會代表，無法依期產生，所以國民大會期間，又議定改在民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不料是年七月七日，日寇發動蘆溝橋事變，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隨之發生，國民大會的召集，因受此劇變而停頓。可是，國民黨實施憲政的意志，依然百折不撓，一面成立各省市民意機關，一面決議『國民大會』，定於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二

日召集之」。國民參政會多數參政員，鑑於交通困難，如果依期召集，不無問題，就建議將國民大會展期至戰後再行召大。不過，國民黨實施憲政的熱情，實在十分迫切，故雖有國民參政會展期至戰後再行召集的建議，還是決定在戰前的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國民大會。

還有一件 總理尊重民主制度的故事，可以順便提出來談談。有一天，國民黨中常會議，由 總理任主席。會議未終， 總理忽然請求退席，要求另推一人任主席，謂有案子要提出。迨另一主席推定後， 總理即提出開除某某等黨員的黨籍案。當經議決送中央監察委員會辦理。據曾經追隨 總理左右的黨國前輩言， 總理雖身任總理，却不以總理自居，一切都是取決中央常會，從來沒有執行過一次的最後決定權。 總理尊重民主政治的精神，確實崇高而偉大。

綜上所述，我們得到兩個很明確的概念，即：

(甲) 蘆梭是西方的民權主義的聖人，而國民黨的 總理，則是東方的民權主義的聖人，

或者還可以說，總理是世界的民權主義的聖人。

(乙)民國，是國民黨所創造的。民國基礎數度危而復安，也是國民黨所維護的。民國的發揚光大，亦是國民黨所不敢有一刻懈怠的，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話，我以為很可以拿來形容國民黨効忠民國的勤勞。

由是觀之，世界談民主的理論，誰也不能像總理的主張那麼澈底，而以奉行總理遺教的國民黨，對於民主政治的努力與貢獻，也可以說國內任何黨派，誰也不能和它比擬。所以，唯有國民黨能存在，然後民國始能存在；唯有國民黨的民權主義能够實施，然後中華民國始有真正的民主政治。誠然，因為環境的關係，或因技術的問題，常常要遭遇到意外的困難，不能順利進行，然而儘管如此，國民黨終要用百折不回的精神去克服的。

(中國青年)

五、民權主義就是民主政治

孟雲橋

「民權」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最好看孫中山先生自己的解釋，他說：「權就是力量，……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民權主義第一講）。那麼什麼是政治力量呢？他接着又說：「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全上）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的第五講裏又解釋「民權」的意義說：「什麼是叫做民權呢？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叫做民權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中，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又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二講裏，敘述歐美當年爭自由的情形時說：「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

稱這種結果爲民權，卽所謂『德謨克拉西』。」由此可見，所謂民權主義就是民主政治。

西洋之所謂「民主」者，簡單地說，就是要人民去管理政治，換句話說，就是衆人的事應該由大家共同管理，不承認任何人天生就有管理政治的特權，不過，假若讓全體人民去管理政治，每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見，每人都認爲 he 自己是皇帝，那麼在大家的意見紛歧時，國家不簡直就不能作任何事了麼？歐洲近代第一個主張民主政治的哲學家，洛克（Locke），說得好，雖人民全體才是國家的最高主權者，不過事實上，國家必須作事的關係，人民必須服從多數者的意見；不然，那麼國家的行動就不可能了。（參考洛克著『政府論』第二篇第七章）。所以，民主政治再進一步的定義，就是多數者有權利統治的意思。假若人民能全體同意於某種的政治措施，那自然最好；次於全體同意的辦法就只有服從多數，但僅是服從多數，尙不足以作成「民主」的精確定義。譬如德國希特勒的執政，最初何嘗不是由於人民投票選的呢？但現在大家都認識德國並非民主，而是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所以「民主」的定義還必須有再進一層的限制，那就是不但大多數者有權

利統治，並且少數者還應當有權利來變成多數。什麼是「少數者有權利來變成多數」呢？就是多數者於執政之後，必須承認少數者（或黨）的合法存在，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權去說服人們，即給少數者以思想，言論，出版，及集會的自由權；並且執政者必須按期舉行普通的選舉，那就是少數者是否可以變成多數的最後證明。

所以，民權主義或民主政治的定義就是：第一，在原則上，衆人的事衆人應當有權來管理，不承認任何人有先天的管理政治的特權；第二，在實行的方法上，承認多數者有權利統治，並且少數者有權利變成多數。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實行的大政治家，他一方面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一方面還顧到實際的社會環境；所以他之主張民權政治，並非認爲在任何時代與地點，民權政治都是最好的政體，不過假如社會文明已經發達了之後，民權政治就是最高理想的最合理的政體而已。他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從政治的觀點上，分人類歷史的進化爲四個時期：一、洪荒時期；二、神權時期；三、君權時期；四、民權時期。他說：「第一個時期，是

人與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與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了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故叫民權時代。這個時代是很新的。我們到了這個新的時代，推倒舊時代的君，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前的人類知識未開，賴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在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爲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須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這足見孫先生認爲，在古代民智未開的時候，雖然神權與君權政治都會是維持社會安寧的好辦法，但到社會文明發達了之後，人民的知識養成了之後，就應當實行民權政治了；因爲民權

政治才是「衆人的事由衆人管理」的最合理，最理想的辦法哩。至於爲什麼民權政治才是最合理，最理想的政體呢？且待我們在下邊的兩節中詳細討論。

孫中山先生當年最痛恨那些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用於民權，」（民權主義第一講）的人們。他曾在他的心理建設中很忿恨地說：「袁世凱之流必以爲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尙能教之耕，馬也尙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可使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唯其不識字，故須急於讀書也。」他於是煞費苦心從各方面證明中國人民適宜於民權政治。他說：「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果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上爲公。……』」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至於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

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極不贊成，以爲中國何以能同歐美同時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不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跟着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人進化比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民權主義第一講）。從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知道孫先生希望中國實行民權政治的殷切。自從孫先生最初革命的時候，即以「建立民國」（同盟會宣言）相號召，故實現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孫先生的一種基本政治理想。不過孫先生所希望在中國實現的民主政治，非如北洋軍閥時代的中國，只掛上一個「民主」的招牌而已。所以他說：「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三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民權主義第一講）。因爲中國歷史上沒有實行民主的政治素養與習慣，所以辛亥革命之後所實行的民主就完全把中國的政治弄成一種混亂局面。

孫先生因鑑於中國的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幾，所以在他民國十三年所宣布的「建國大綱」上，便把建設中國的程序分爲三個時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這就是說，在國民革命軍事成功之後，不可再立刻實行民主，以蹈辛亥革命以後的覆轍了。欲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中國，國民革命軍軍成功之後，必須經過一種過渡時期，使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的國民黨執行訓政，以訓練人民實行民主及地方自治，待人民有了實行民主政治的訓練之後，才公佈憲法以實行真正的民主，這就叫做實行「憲政」。此地我可以附帶說一句，在孫中山先生的術語上，所謂「實行憲政」，並非只指公佈憲法而已，而是實行完全民主政治的意思。至於講到必須經過訓政的過渡時期的理由，孫先生在他的「建國大綱」及其宣言裏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並且在他的「心理建設」中還引了法國革命爲例，以解釋此過渡時期的中國的需要。他說：「法國雖爲歐洲先進文明之邦，人民聰明不發，且於革命之前，雖受百十年哲學民權的鼓吹，及模彷彿美國之先例，猶不一躍而至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國體向爲君主專制，而其政治向

爲中央集權。無新大地爲之地盤，無自治爲之基礎也。我中國之缺點，悉與法同，而吾人之知識，政治能力，更遠不及法國，而余猶欲由革命一躍而至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余所以創一過渡時期，爲之補救也。在此時間，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心理建設第六章）。本來實行民主成功的辦法可以有兩種，第一種就是「試驗與錯誤的辦法」，第二種就是用先知先覺者的領導辦法。法國大革命後所用的是前一種辦法，所以經過了幾次反復的革命，多少年的流血混亂才成功。孫先生想避免國內的混亂與人民的塗炭，所以想用第二種辦法以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這當然是一種最好的理想，不過在實行訓政的時期，國家的領導者，他必須真是些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忠實的訓練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最切忌假訓政之名以實行少數人專制之實。孫中山先生很明白人類有權力慾，恐怕攫得政權的人們遲遲不欲還政於民，所以他在民權主義演講中就引了日本人對於高麗人的態度以警戒當時的同志。他說：

『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前幾天有一位在

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好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何常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於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十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爲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爲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治交到人民。」（民權主義第五講）。

六、民主主義的哲學背景

賀麟

民主主義是從希臘文 *Demokratia* 一字而來。*Demo* 是「人民」的意思，*kratia* 是有力量的意思，人民有力量管理政治，就是民主主義的原來意義。在法國大革命時代，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合起來表示民主主義的意義。不過當時所謂自由，消極的意義多，指反對束縛，爭言論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反禮教束縛，反君主專制而言。而平等的主要意思是打倒貴族政治，因為當時西洋政治為貴族階級所把持。至於博愛，固然從基督教的 *Caritas* 而來，但不一定指利他主義而言，只是被壓迫階級的互助親愛團結而已。所以當時的民主主義還是以自由平等為主要意義。民主主義的另一銓釋就是林肯有名的演講中所謂政府屬人民，由人民，為人民。中山先生很切當地譯之為民有民治民享。這種政府就是典型的近代民主主義的政府。

以上只是就民主最普遍的意義略為解說。現在要進一步來探討民主在西洋發展演變

的過程。這可以就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指民主主義在西洋歷史上的演變；另一方面，從柏拉圖講及政治類型、及各類型間的遞繼關係，他分政治為五種類型；其中的第一稱，他認為最好，依次壞下去。第一種政治類型，也就是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便是賢人政治，以學問道德很高的哲學家統治國家。這樣的國家，正義才得維持。所謂正義，在個人方面指知情意的和諧，在政治方面指業務才能不同的各種人之分工合作，所以正義就是和諧，和諧只有在賢人政治下才能得到。較次的政治類型便是武人政治，以斯巴達政治為模型，注重國家的榮譽，以武力征服別的民族，這可以說是野心家的政治。再退一步便是富人政治，因為武人管理國家，必須斂財，斂財則財主有機會潛竊政治，結果一方面貪鄙，一方面奢侈，乃發生許多弱點，不能戰爭一也，國內分成貧富階級二也，階級鬥爭由是發生，乃降而為平民政治。所以據柏拉圖的思想，民主政治是平民反對財閥政治的結果。平民政治注重人人自由平等，個性發展，提倡容忍精神，採取放任政策，反對傳統的神聖原則，在此種政治之下，人人傲慢無禮，放縱私慾，以無政府為自

由，將原始的暴慾都解放出來。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大都討好羣衆而無有專長。總之，民主政治的最大弱點是濫用自由。不過濫用自由的結果，國將不國，乃非有強暴的人不足以維持國內秩序，於是發生了最壞的一種政治類型，即暴君政治。暴君是無法無禮放縱情慾的人，處於獨夫專制的地位，好戰挑釁，壓制人民，弑父殺君，殘害忠良，無所不爲，節將被推翻或被暗殺。

柏拉圖這種敘述的方法，一半是歷史的，一半是邏輯的，也即有辯證性的。如像在平民政治之下，人民好像愈自由，但結果愈不自由，而成暴君的奴隸。所以自柏拉圖看來平民政治也是很壞的一種政治類型；而他所了解的平民政治與近代民主主義也相差不遠，如自由、平等、容忍、革命的觀念已見於柏拉圖著作中。尤其柏拉圖認爲只有平民政治是平民革命的結果，在其他政治類型中，均無革命意義，這更與近世歷史相吻合。

以中國歷史來看，儒家最提倡賢人政治，如周公即爲賢人政治的榜樣。武人政治也

有，如秦始皇、漢武帝是。暴君政法則如紂、桀、隋煬帝等是。只有富人政治和平民政治在中國歷史上極難找到例證，在希臘歷史中，這種政治類型實際是存在過的，在近代的西洋，這也是最顯著的政治制度。所以中國最缺乏的政治是西洋最發達的政治。

在西洋政治史中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和柏拉圖所想的不同。大概第一階段是由教皇政治過渡到君主政治，其結果即為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思想；由君主政治再發展便成為民權政治，這是十七十八兩世紀的事。民權主義向自由放任方面發展，便產生了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西洋近代的資本主義正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產物。根據此分析，則近代西洋歷史的發展恰好和柏拉圖政治類型的發展相反，在柏拉圖，是由富人政治降為民主政治，再降為暴君政治；在近代歷史上，則由暴君政治變為民主政治，更變為富人政治。當然，像法國大革命結果產生了霸主拿破崙，可以證實柏拉圖認為極端自由之後、會產生極端的專制的看法。但大體上兩個趨向是相反的。不過無論從那方面看，民主政治終不是死的東西，牠有來源，也有去路，不能停滯在一個階段上。民主政治只是政治體制政

治思想發展演變中的一個階段，只是政治類型之一。

不過到了近代，民主主義已成爲一種政治理想，政治信仰，爲革命所信仰的主義，爲流血戰爭之口號。如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都以民主主義爲口號，被認成政治上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價值，成爲一個主要思潮。這個思想在法國大革命後流通了全世界，因此好像有永久成分在內。要尋找其永久成分，就不能不在哲學中去找。當民主主義在哲學中估量時，乃發生許多問題：人民爲什麼要服從政府？爲什麼要尊重政府的立法？簡單的回答是爲自己和利益的方便，服從政府就是服從自己。又問國家的主權何在？答在人民的意志。凡此都從人民利益出發，服從政府卽服從自己。所以近代民主主義乃基於天賦人權之思想，如自由、財產、生命等皆是人民所不可被侵奪的自然權利。又以爲人民先於政府，政府建立於民意之上。人民相約組織政府以保護自己的利益，人民也有權利推翻政府。這是十七十八世紀流行的思想。像霍布士就是第一個提出利己主義來的人。人是愛自己的，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權利，也可以說每個人是自私自利的；

這些自私自利的人在一起很難相處，整個世界在互相鬥爭中，因為各人都要爭自己的權利。雖然如此，人同時又是怕死的，愛和平的，鬥爭不能得和平，鬥爭要死，爲了避免鬥爭，就組織政府，奉強有力的人做君主，大家服從他，沒有革命的權利，以求秩序的安定。所以霍布士在政治方面是主張人民應絕對從君主的。不過他仍是替民主主義張目，因爲人民的服從政府歸根結底是爲了個人的利益着想的。

霍布士以外還有盧梭的民約說。他以爲人民應該共同組織一集團，由此集團以保護個人的利益。人民相約服從政府，即服從自己，因爲服從團體可以得到自由，加入國家後人人都以『公意』爲指導。所以他認爲國家的主權在於公意，政府秉承公意統制人民。但有許多個人意志，與公意相反，政府就可以根據公意以制裁人民，是強迫人民自由，因爲只有遵循公意才算自由，從此點論盧梭的思想實含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主權在於公意，遵守公意，即遵守理性的裁判。公意不是一個一個的私意之總和。所謂公意是建築在道德意義之上。所以公意說不能和羣衆政治相提並論，也不能以之爲多數人壓迫少數

人的藉口。公意要經過特別深刻的思想才能把握。要有眼光有識度的大政治家才能認清什麼是人民的公意，有時他的政策雖表面上是違反衆議，而正是實現了人民潛伏着的公意。

盧梭這個公意的思想，影響民主主義極大。康德接着就擴充此公意概念的自由概念，從政治方面推廣到宇宙論中去講。在康德的意思，自由者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之謂。離開法律，沒有自由；而他人強我立法，強我遵守，決不能算自由。在宇宙中，人是自由的立法者，所以在宇宙中，人是自由的。我們遵守自然律，即遵守我們自己所立之法律。研究自然，即拷打自然，要她回答我們的問題。我們研究自然，我們同時也征服了自然。再從生活方面講，我們服從道德律，道德律之所吩咐，即是無上的命令，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道德律是不容我們違背的。道德律實在是理性的自己所立之法。康德常說有兩種東西，神聖不可侵犯，使我們起仰慕敬畏之心的，那便是頭上的日月星辰，心中的天理良心。服從道德律即從自己的理性，即自由。在政治方面，人民也自己立法，

自己遵守，服從政府的法律，即服從自己的理性。不合理性的法律，當然在反對之列。所以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是民主主義最深刻的講法。自己立法，也就是爭取主動，發揮自己的理性能力。人人都有理性，人人都可據理性以立法。人人本身是目的，不能做他人的手段，也不能以他人的手段。這樣便可建立「目的的王國」。目的的王國在政治上的意義便是民主主義。所以盧俊的公意和康德「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意義下的自由，是民主主義最根本的理論背景。在曾文正公致友人書中也說起「方今之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惟有自立法度，自遵守之耳。」一類的話。曾氏這「自立法度自遵守之」的話，已包含有康德的中心思想，不過他沒有發揮成爲系統學說罷了。

所以民主主義的確從個人主義出發。不過此個人主義與團體精神並不違背。真正的個人主義，不但不與團體精神反對，同時也是團體精神的來源。損人利己不能算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只是爭取自己本分內應有的權利，反對自己正當的權利爲他人所剝奪。因爲孤立的個人，不能保持或爭取自己的權利，反對外來的侵略，故利益相同的人團結

起來，以爭取彼此共有的權利。團體各分子間利益愈密切，愈一致，則團體愈堅強，愈有力。只有獨立自主的個人，才能組成獨立自主的團體。團體精神也不一定建築在利他主義的思想上面，因為澈底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是反對施捨，反對倚賴的。團體精神建築在自己與他人本性的共同點上。有了共同理想共同目的、共同的利益，才能建立堅強的團體。所以團體精神與個人主義並不衝突。健全的團體建築在健全的分子上，健全的個人之上。要澈底明瞭個人自由與團體精神的一體兩面，便可以看得見民主主義的真面目。離開任何團體、家庭、社會、國家，是否尚有真正的個人，理論上很成問題。離開團體而言個人主義，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說法。個人的定義應為某國家某社會之一份子。離開國家社會即失其為個人，而為孤立化外之幻象了。在近代，民主主義實現的機構，最主要的是代議政治。理想的代議政治不能說是放任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抬頭，而應當是個人自由與團體精神的一種調和，也應當是私意與公意，私利和公益的矛盾統一。

（三民主義半月刊）

七、民主政治的新範疇

林勁風

一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民主主義勃興之後，既受制於獨佔資本主義的努力，失去長足發展的機先；復遭遇不幸的分裂，缺乏規範人頭生活的大力；於是人類陷於「歷史的錯誤」悲劇長期上演。

感謝上蒼！悲劇終於在我們這一代結束了。我們已面臨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不是帝國主義統一的時代，不是共產主義統一的時代，是全世界在進步的民主範疇協調一致的時代。

的歷史指標和一切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必須進入民主進步的新範疇。民主主

義者必須在進步和寬大的基礎上實現協調和一致。

讓我們重溫一下舊時代的含義及其教訓。

讓我們理解我們的時代。

一一

我們必須確認：舊時代是一個充滿教訓的悲劇式時代。在這個時代，作為悲劇的主題，是民主主義的瀕於死亡；作為悲劇的演出的，是國際關係的陷入絕境。

民主主義的瀕於死亡，肇因於人類在民主主義發展中種下了兩種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把民主主義置於作為資本主義的附屬的地位。經濟上的獨佔勢力，以是迅速形成。形成之後，又固執的反對經濟上的民主，並妨害政治上的民主。使民主主義失去健全合理的發展。

第二個錯誤，是民主主義者的分歧。在經濟民主運動的高潮中，出現共產主義與資

本主義的對立。兩者之間被強調爲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其共同的民主傾向，則被忽視。財產制度和世界統一問題，固執的毀壞兩者一切諒解的嘗試。在歷史上最重要的幾十年中，就誤了民主主義的合作。

國際上的悲劇，便以這兩種爲開端，獨佔資本主義的勢力集團對於世界市場和原料的鬥爭，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局勢更爲複雜紛亂。首先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更爲尖銳。繼之，是法西斯主義的乘機抬頭；法西斯主義是混合中古思想與現代科學爲一體的怪物，是民主主義的死敵。但是，民主主義者在決定命運的最後五分鐘之後，還沒有認清誰敵誰友。此外，各獨佔資本主義勢力集團間的對立，亦還繼續存在，不過是處於次要的地位而已。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戰爭已因民主主義者及時的合作而獲勝，舊時代的宣告結束。但我們應該永不忘記我們所付的代價，是全世界的人民受盡一切損害和災難。

民主主義是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初期的民主和較爲高級的民主有所不同；加以人類社會個別歷史間的一切差異；遂形成民主主義在理論和實際上的各種差異。同時，並形成學者和政治家對民主主義的見解和態度的分歧。但是，這種差異和分歧終會在精神和物資成熟的條件之下消除。

現在，我們已接近這種精神和物資條件的成熟。我們已可根據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以及實是求是的推理，對民主主義獲取一種共同的見解：

第一，民主主義發展的過程：民主主義是與資本主義以俱來的。初期的資本主義，不獨不壓制民主主義的發展，而且需要它的發展。這一時期經濟民主的需要和趨勢，並不迫切和顯著，民主主義一般的被認爲只是政治上的事情，實際上亦沒有超越政治的範疇。

經濟上的獨佔形成之後，經濟民主的需要和趨勢便日趨迫切和顯著。在這一時期中，因為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獨佔勢力的形成遠較經濟民主運動的形成爲成熟，經濟民主運動遂失去運用國家立法以實現經濟民主的機先。但是，經濟民主終是經濟發展的合理途徑，而爲人類生存之所依賴，它的實現有其必然性。

經濟上的獨佔高度形成之後，必然的在國際上導演一切爭奪壓迫的鬥爭。在這一切鬥爭的經驗中說明：（一）在擴展殖民地或壓迫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個別國家的民主，是不隱定的民主。（二）在侵略主義橫行的世界中，建立一國的民主，是不安全的民主。（三）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沒有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下組織起來，世界和平便沒有積極的保障。所以，爲了人類生存的需要，民主主義必需要在國際間建立起來。這是國際民主。

第二，民主主義的體系：根據上述民主主義的發展，一個進步的民主新範疇正在形成，而其體系則包括下列三種民主：（一）政治民主；（二）經濟民主；（三）國際民主。這

三種民主，在構成一個完備的民主制度的意義上，是具備緊密的聯繫性，而不可執一不廢的，其個別的含義分述如左：

A 政治民主：消極方面保障人民不受任何侵犯的懼恐。積極方面，保證人民接受高度權利與自由，包括選舉權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

B 經濟民主：消極方面，保障人民不受貧困威脅。積極方面，提高一般生活水準，增加全體人民財富，為達到這種目標所採用的正常方法，應根據政治民主的原則，經由立法程序予以決定。

C 國際民主：消極方面，保障任何國家不受侵略威脅。積極方面，促進國際高度友好和平，與共同經濟文化利益。

國際民主，是個別國家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延長，亦為其最完善的發展。

四

今日科學和工業的發展，已使「世界縮小」則以往任何時期所沒有的程度。在蒸汽時代，人類已經感到「世界縮小」。近年來長距離航空的發展，威爾基到中國的時候，認為世界已成一家。而目前由於噴汽推進和原子能的發明，使人類所面臨的時代，一方面是可能高度享受最新科學之惠，另一方面亦可能遭遇高速度之毀滅。世界真正變成一家。人類站在最幸運和最悲慘的十字路口，禍與福就是智力測驗的指標。

世界必須和平。而世界的和平必須以世界的協調一致為前提；世界的協調一致，則只有在民主進步的範疇中始能實現。

世界統一的理想，古代就已發生。而這種理想的獲得客觀根據則是十七世紀以後的事。克魯斯所主張的世界聯邦、世界議會、和世界法庭；康德的統一如共和國的世界聯邦，和統一世界公民權，是十七、八、九世界統一的代表思想。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各種世界統一的企圖更為積極；如資本主義性質的各種世界統一企圖，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企圖；但都沒有成功。資本主義的前期，確曾提供了一種可能，即在當時，如果能够使

世界經濟根據民主原則作有計劃的發展，就可經由在合理合作之下的自由貿易，以促進世界的協調與和平。但獨佔資本主義形成之後，這種即被消滅。獨佔資本主義另有一種世界統一的企圖，這種企圖的理論根據，是資本主義可以有更高階段的發展，世界上各個獨佔資本主義勢力集團，可以更進一步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無二的「世界托拉斯」，一個超級的帝國主義。但是，超級帝國主義的企圖，在實際上遭遇着這樣的困難：（一）各個獨佔資本主義集團的努力相持不下。（二）各個落後的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反對。（三）超帝國主義，越接近實現，則必然與之對抗的無產階級世界陣線越成熟，世界終無統一的希望。

在另一極端上與超帝國主義的世界統一企圖，相生相剋而對立着的，是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企圖，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路線，和超帝國主義的世界統一路線一樣，同屬於一種抽象的經濟理論。而且作爲這種理論的邏輯的發展說，無產階級的世界陣線的建立就必需以「世界托拉斯」，亦即超帝國主義的成功爲前提。然而，這種理論的實現，不是

人類的現實所能忍受。除此而外，在實際上，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路線，亦遭遇下面的困難：（一）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問題的不同；有的是程度的不同；有的根本不是這種問題。（二）一國或一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調和其內部爲外力所促成的分裂的潛力，而在適當的程度上聯繫其國家或民族完整。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路線，顯然必需向每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挑戰，而這種挑戰是對於世界和平無益，而且艱辛的挑戰。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普遍恢復對於民主主義的信心，顯露了世界統一的曙光。同時亦確定了一種見解：即世界必須在原有的民主基礎上勇敢進步；而一個進步的民主範疇，就是全世界賴以協調一致的唯一基礎。世界統一的正確途徑，正是才在人類中初次被普遍的認識：世界統一的可能性，亦在歷史上初次確立堅定的信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民主主義者以樹立良好合作的基礎；而法西斯主義的被擊潰，亦確已使人類地位推進一步。但世界的和平並非已到臨，在一切正確的認識與見解，沒有付屬實踐之前，人類仍處於非和平即戰爭的歧路中。超帝國主義是使世界覆滅

，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途徑，亦足使人類再踏不安與流血，此二者沒有在實踐上給拋棄之前，人類仍能分裂，和平亦不可能。人類必需以進步的民主實踐，代替超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實踐，並使進步的民主主義在我們的實踐中，不獨是我們的目標，而且成爲我們的方法。因此，對於達到世界協調的途徑，我們必須選擇下列幾點作爲實踐的原則而加以保證：

第一，世界各國互認不干涉內政原則。使每一國家得根據其本身的情況，進行所需的民主建設。並由個別的民主國家構成民主的世界組織，以代替帝國主義的不穩定的聯合，超帝國主義的併吞，和共產主義的世界統一路線。

第二，不以財產制度，引起當前或明或暗的鬥爭。「大家都」與「大家共有」，孰優孰劣？孰應採取，孰應放棄？應保留於最後最作抉擇。因爲只有在民主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中（亦即經濟民主實現之後），人民方有真正體驗這種問題的可能和自由；而其抉擇，亦可不復使用流血的手段。

第三，個別國家，應勵行全面民主，以保證不以任何性質的帝國主義姿態出現於國際間。

第四，設立民主的國際機構，凡屬於此種機構的會員國，應享受絕對公平的待遇，此種機構，並須具備制裁侵略，發展和平的充分機能。

第五，根據民主原則，進行協商，促成世界計劃經濟，使全世界成爲一個經濟單位，使生產力獲得最高度的發展，俾增進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爲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保證。

五

三民主義是中山先生爲中國所規定的民主型式。就今日的觀點看，亦正恰爲世界上民主進步的思想在中國的具體表現。民生主義，就是經濟民主。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目的，在防止經濟上的獨裁，促進經濟上平衡和積極的發展，這種經濟民主的確定，使

三民主義超越了舊式民主的範疇，大大進步。民權主義的政治上的民主。由於民族主義確定了經濟上的民主，民權主義的政治民主便更爲積極有力。民族主義是中國內部民主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就其作爲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說，正是深具國際民主精神的原則。

在過去，三民主義不獨在實際上遭受反動勢力的攻擊；而且亦在推論上受到若干非難。有種理論家，嫌它「庸俗」「妥協」，不够「科學」。他們一如慣於醉心天文數字，對於計算衣袋裏的錢够不够一日的膳食，便覺不够高雅深奧。另種理論家，則把民主看成一成不變的制度。而在外國第一的心理之下，總覺得三民主義有異於「外國民主」。一定就是錯了的。在這些理論流行之下，自以爲然的所謂「進步分子」和「飽學之士」之流，便以談三民主義可恥。這種態度和今日的現實對照，就成爲強烈的諷刺。由於中國本身的經驗，同時並在世界民主進步趨勢的影響之下，三民主義的成爲中國民主的具體型式，今日已確立了普遍的信念。和全世界的人民理解一個民主的進步範疇，是世界協調以獲致

和平的唯一基礎一樣，中國人民亦已深深的體驗到只有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中國的統一團結和平民主義；同時亦只有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才能適應世界進步的趨勢，和中國人民的需要。

三民主義已經在人類進步的趨勢中，戰勝了國內外的反動勢力及其思想。今後仍將繼續在實踐上和國內的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進行競賽。但如上述，三民主義却是已經有了決定的優勢的。

在三民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競賽中，共產主義是較弱的一環。共產主義很難在中國找到其典型的信徒，亦沒有顯著和典型的革命對象。目前在中國所普遍發生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見解：就是任何人如此強使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那就是等於發動一種無益和無結果的戰爭。這種戰爭，實際上只會演成劫殺擄掠的流寇式的騷亂。若干財產所有權即使因之發生轉移，決不會是財產制度的改變，而只是由騷亂中的弱者轉入強者之手，絕難建立共產制度。從今日中國共產黨與一部份資產階級採取同一立場，主張建立

中國的資本主義的事實上，亦可看出共產主義是競賽中的弱者。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對其建立資本主義的主張，雖然各有其保留，意在使人相信其所主張的資本主義，有異於過去歐美的資本主義；但其所保留，實質上決不能改變其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固定的本質。

中國共產黨和一部份資產階級，主張建設資本主義的理由，有下列二點：（一）只有使中國的經濟循「純經濟學」的途徑發展（即資本主義初期不以政治干涉經濟的發展），才能使中國迅速致富。（二）中國人民現在的痛苦，是資本主義的不發達，不是資本發展的發達。但是，與此相反的理由，却為大多數中國人民所確認，第一、假如世界經濟的潮流，是向着民主合作的途徑發展（就是限制獨佔鬥爭，實行世界協調），而中國則仍向「純經濟學」的途徑前進，必至自取敗辱。假如世界經濟，是向超帝國主義的道路發展，那麼，落後的中國經濟的「純經濟學」發展，其邏輯的結論就是為強大的獨佔資本主義集團所吞併。第二，即使中國經濟終於勉循「純經濟學」的途徑發展，而起用了一部份勞工

，產生一些富翁，但因（一）現代生產技術的進步，獨佔資本主義可以迅速形成；（二）中國沒有像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國外市場；中國的資本主義必然早熟的進入恐慌與衰落的時期，對於中國當前普通的貧困，決無能顯著予以改善。所以，資本主義決不是中國應有的出路。中國不建設資本主義則已；如建設資本主義，則只有比歐美壞，決不會好。

中國共產黨與新的資產階級，把建設資本主義的主張，解釋爲不違背三民主義，甚至至是實行三民主義，可以看作資本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競賽中，又是較弱的。三民主義的本質，是適應時代精神，平衡發展各階層的利益。資本主義的本質，在今日是違背時代精神，發展其一部份人的利害。就整個國家的觀點說：前者是公，後者是私。從公是漂亮的；但私却又是難於克制的醜態。今日中國的民主運動，勢大而浮，三民主義固佔上風，但可能的危機並不是沒有；難於克制的私慾，驟然在公的漂亮外衣之下遂行，資本主義之勢正不可侮。爲了確保三民主義的決定勝利，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與民權

主義平行發展。

中國的經濟建設，正面照一個幸運的時代，一切先進國家的工業技術的成就，和管理經驗富藏，却可充分的給我們利用。所以，就純粹技術的觀點說，我們只要二十年的時間，就可獲致全國普遍的富強。唯一的條件，是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經濟政策。這二十年的中國經濟建設，如果爲資本主義所控制，則中國將退後一個世紀以上，前途凶多吉少；如果爲民生主義所控制，則三民主義的中國即告成功，是世界民主進步的勝利，亦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三民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競賽，其結果如何，是以決定中國的歷史，影響全人類的歷史，這是一個使人不得不戒備謹慎的關鍵。使我連想起浮士德（Faust），我寧願撒旦（Satan）在他手下的魔鬼們打賭的時候，獲得了勝利，保持了他的王冠。

（中國青年）

八、民主政治的基礎工作

王民

中國快有民主政治了，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是一紙憲法和一張選舉所可完成的，辛亥以還，我們不是有過多次憲法嗎？但問民主政治在何處？民主政治有許多基礎工作，爲了保證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和促進民主政治的充分發展，今日必須多做基礎工夫才行。

一、政治方面：樹立法治基礎，建立文官制度，完成地方自治。

在政治方面，要做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樹立法治基礎。民主政治是一種自由的政治，也是一種競爭的政治，這種政治的實行，若沒有法治做基礎，就會鬧得一團糟，歐美許多民主國家，在自由和競爭之中，所以不出亂子，就靠了法治這根大支柱，怎樣培養法治基礎？第一要提高法權，樹立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使任何人，任何勢力，都受它的支配，聽它的約束，不許有特權，有特權，有例外。怎樣才能提高法權？在根本上，

必須把法律的權力基礎，建築在全民的意志之上，使主權在民，一切的權力，必須通過人民全體的機構，才能獲得，絕對不許分歧旁出，在技術上，要提高司法的地位和權力，一切受治於法律的規定，使法院超然獨立，成爲最高的，最公平的裁判者。第二要培養人民的法律常識和法治的精神，使每一個人都明白法律規定些什麼，知道法律的性能，和法治的重要，澈底了解法治是支持民主政治的一根大棟樑，這個大棟樑若倒，人民的權威就沒有保障，政治就會弄得一團糟，人民都有了法治的自覺，然後法律的權力基礎，才不致發生動搖，而陷於老弱無能的境地，然後人人重法，護法，行法，人人也才不敢輕法，毀法，玩法。

第二件是建立良好的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國家的一部行政機器，這部機器弄好了，然後國家大政，才不致因爲政黨更迭，而受影響，使國家行政，陷於紊亂無能的境地。不特此也，政黨政治的作用，在使人民有機會去選擇最適宜的政策，所以政黨鬥爭，不是爭權利，乃是爭主張。政黨政治若不能循此正途，就沒有什麼價值，其結果適足以

誤國家，害人民。文官制度的建立，就可以在消極方面，限制政黨作不正當的活動。國家的官位職分，都有室有常，那末政黨不正常活動的誘力，也便因之減少許多了。文官制度是國家的一部行政機器，這部機器是為國家預備的，不是為政黨預備的，任何執政的黨，對於這部機器只有使用權，不能任意拆毀移動，要使政黨政治不致變成一種分贓政治，建立良好的文官制度是萬分必要的，法國是一個多黨國家，內閣更迭頻繁，但國家行政却不因此而受影響，就是文官制度的功用，談到文官制度的建立，自然也不是一日之功，不過在技術上，應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政務官與事務官，必須認真分開；二是行政權與用人權也必須認真分開，三是提高考試銓敘和審計的職權；四是樹立獨立的人事行政制度，根據以上幾條原則，來作技術上的改革，文官制度當可逐漸樹立起來。

第三件是努力完成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英美和瑞士這些國家，民主政治辦得好，就是先有了這個好基礎，在英美瑞士各國，原來都有許多邦、郡、鄉村的自治單位，而在美國和瑞士，則是先有這些自治單位，然後才集成為聯邦的國家，法

國的地方自治基礎較差，所以法國的民主政治，就趕不上這些國家，地方自治辦得好，然後憲政才有保障，不怕人破毀；然後才有發展，不怕人阻障。談憲政若忽了地方自治，那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要完成地方自治，就不能不希望各黨自重自愛。怎樣自重自愛呢？最根本的原則，態度要澈底改變一下，真正爲國家爲人民作打算，不可到地方去招嘍囉，抓羣衆，做爲一黨的爪牙和勢力，而要有大公無私的氣度，認真去教育人民，培養和發揮人民的智與力，使人民個個站得起，立得住，自己有意志，有能力，對是非善惡，都有審辯的能力，這是爲國家打千萬年的基礎，不是爲一黨爭暫時的政權得失。政黨果能以此相勉相競，那麼，將來受人民擁戴的黨，一定還是最能爲人民的黨。此外在技術上，一定要使地方人民，有充分的民權，使他們有機會，去學習，去試驗，去鍛鍊，有辦法表現人民自己的意志，有機會發展人民自己的能力，爲了保證地方自治的完成，和防止土豪劣紳和地痞流氓的傷害，我們應該輔導人民，教育人民，使地方自治獲得完成而真實的發展。

二、經濟方面：平均地機，節制資本。在經濟方面應做到一個根本原則，那就是必須使大家貧富均衡，不致有人富得可以購買別人窮得必須賣自己，盧梭的名言，還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圭臬，今日歐美各國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沒有經濟上的民主，以致引起痼病，而其結果，由於經濟上沒有民主，於是政治上的民主，也徒存形式，與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失去了關聯，民主政治的實行，原來是爲了人民的生存和發展，使他們活得有趣，活得更好，假如沒有經濟的民主，那麼，政治的民主，又能發生什麼作用，事實具在，自然也用不着多作說明了。

經濟上應該做些什麼？國父早有很好的辦法，一方面要平均地機，另一方面要節制資本，就前者而言，以下幾件事都是必須要的：第一，規定土地所有的最高額，凡超過規定的土地，一律收歸國有，由國家經營集團農場，或作其他用途，第二，天然富藏，如礦產水力之別，大森林，大牧場，均收歸國有，由國家經營利用。第三，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如農業合作，土地銀行，……等）促進自耕農的發展。第四，設鄉村及縣有土

地，逐漸使私有變爲公有（過去廣西曾有這種辦法，但成績不佳。）第五，修改土地法，保障佃權和自耕農，並須切實執行，第六，實行二五減租，並須規定地租和土地所有額的反比例減少，即土地所有者土地愈多，則所得地租愈少，至於都市土地，應該照民生主義的辦法，切實執行，此處都不多贅了。

就後者而言，也有幾件事要馬上就做：第一、規定財產所有的最高額，凡超過規定者，一律收歸國有，并須設法防止財產的轉移與分散；第二、大企業及有關民生日用，和國防工業，一律由國家經營，假如國家的力量馬上辦不到，至少也應該受國家的切實指導和監督；第三、提高所得稅，過分利得稅和遺產稅，其累進稅率，愈高愈好；第四、私人銀行錢莊，一律收歸國營，或一律取消。這些銀行錢莊，對於國家人民沒有好處，是投機家的法寶，和官僚資本的所在地，此點必須馬上做到才好；第五，普遍發展各種合作事業，以逐漸消滅商人階級。

以上所說都是消極的辦法多，積極的辦法少，然而這些却是最低限度，必須由此限

度，繼續而進，而不可後退一步，然後民生主義才能完全實現。有了經濟民主，政治的民主，才有保證，才能發展。

三、軍事方面：軍隊國家化，在軍事方面，必須做到這兩點，這兩點若做不到，民主政治不但不能獲得發展，而且足以招致國家分裂與破壞。綜合他國的經驗，考察我國的實際，我們應該依照以下各點去努力。

(一)要使軍權受治於政權，而政權又要在人民之手。明白的說，就是關於軍隊的設置和使用，都要由人民決定。英軍每年要通過陸軍法案，和陸軍叛變法案，在這些法案之中，規定軍費，和軍隊的數量。這些法案的決定和通過就是。英國巴力門是用兩種方法去控制軍權。一為軍費的規定權。二為命令的發布權。英國巴力門用軍費去規定軍隊的數量，因為軍隊沒有錢，是不能設立的。至於軍隊的行動，完全要聽巴力門的支配，在英國，頒布各種軍事法令，都要巴力門通過，甚至一種戒嚴令，也要巴力門通過，軍隊沒有一點有權力，可以自由行動，不像我們軍隊，甚至一連人駐在一個地方，也可以

隨便發布命令。

(二)要使軍法受治於常法。在民主國家中，常法是唯一絕對最高的統治者，沒有一種東西，可以和它對抗。在英國，軍法權，是一受治於司法權的，司法機關有權撤銷軍法機關的判決。軍人和人民，都可以向司法機關上訴。軍人不得以其特殊身分，逃避國民的義務，雖然身為軍人，然而，軍人只有更多的義務和約束，沒有更多的權利，他除掉受軍法的管轄而外，還要受司法的管轄，除掉負擔軍人的任務而外，還要盡普通人應盡的義務（如納稅，負債等）。

(三)要使軍事首長離開軍隊，軍隊離開地盤。軍隊是國家的武力，絕對不可以個人為中心，否則，就成為個人的武力和爪牙了，過去的軍人，稍不如意，就轟起槍桿子，稱兵獨立，其原因就是以個人作為武力之中心。怎樣才能使軍隊脫離個人中心。一為制度，二為教育，在制度上，我們必須健全軍隊的人事制度，軍人的升遷調免，一律受法律的規定，而不受個人的支配，上級軍官對於下級軍官，不得在法律範圍之外，有什

廢恩惠，有什麼威權；其次，軍官必須更番調任，由最高軍事機關，時常調訓或調任，不可使一個軍官與軍隊發生私的關係，成立私的系統，以免軍隊都掛上個人的招牌，受個人的支配。在教育上，必須提高軍人的國家觀念，和法律常識，使每一個士兵，都能明白他自己的地位，身份，權利，和責任，而不願再做個人的爪牙和奴隸。

怎樣才能使軍隊脫離地盤，軍隊與地盤，絕對不可發生關係；否則，就有軍事割據的危險，這個問題，在技術上應做到以下幾件事：第一、必須更番調防，不可使軍隊在一個地方駐得太久，以免與地方發生關係；第二、軍隊絕對不許干涉地方行政。軍事長官，更絕對不可兼任地方行政事務。

九、對於民主的新認識與民主運動

吳恩裕

一

中國人向來是以常識應付一切的，因此理論常被視為迂闊或空談。不過，對於民主運動，我總覺得：與其天天在那裏喚自由的口號，貼平等的標語，倒不如由政治理論上疏證；何以民主制度是好的制度，何以我們必須爭取民主，這種理論上的說明，也許比口號和標語的影響，更深刻一些。尤其是，我所提出的對於民主之「新」的認識，假如能邀得傾向民主的人士所接受，則在民主運動中，也許會更「理直氣壯」一些。所以，理論與實際運動實大有關係。

本文要提出下列對於民主新的看法；民主政治是唯一的「政治」，君主政治和貴族政

治，都不能叫做「政治」；因之民主制度是唯一的「政治」制度，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都不是「政治」制度。

對於民主有了這種新的認識，我們才會覺得；爭取民主制度，並不是爭取「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爭取「唯一的」政治制度。

我這個看法，是由讀亞理士多德批評柏拉圖對於政治的見解聯想而產生。這看法也許不免太與傳統的政治學說不同了。但是，爲了提供一種新的正確的理论，我們又何必留戀傳統呢，我這種新的看法，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道理」請看我下面的論證。

二

本節先說；政府是什麼？下節再說；何以君主政治貴族政治都不是政治？何以祇有民主政治是政治？

照我的看法，政治就是：衆人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在此界說中，何謂「衆人之事」，何謂「治理」？何謂「公共的強制力」？又何以必須由「衆人」運用這公共的強

力來治理衆人之事？凡此種種，都需要解釋。

「衆人之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我的意思以爲：一社會所有分子間，必有其「衆人」之事；而每一分子自己，也自有其「個人」之事。換言之，衆人之事就是在人羣生活中彼此必須關聯，或應該聯繫的事項。「必須」云者，意謂祇要有人羣生活，便不能不發生關聯。「應該」云者，意謂本未曾聯繫，而能聯繫則更好。這些事項，在政治社會中必須或應該受治理。人類最基本的衆人之事就是：保持及改進人們的物質生活，亦即用衣，食，住來維持的生存。這件基本的事實，應該被治理。因爲有了治理，人們保持其物質生存的措施，纔會安全，改進其物質生存的方法，纔會更有效率。

「治理」有二義。消極方面，治理有約束或限制之意。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有害於人羣生活的事項，必須加以禁止。積極方面，治理有倡導或增進之意。在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提高人類物質生活水準，充實人羣精神生活內容的事項，必須舉辦。總之，治理的意義，不但要「除弊」，而且要「興利」。必須兼具「興利除弊」兩種工作，才能够得上完善

的治理。僅有除弊功能的政治社會或國家，祇能算是「警察國家」，或「司法國家」，而不完善的政治組織。

「公共的強制力」也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它，不但不能有效地做「興利」工作，即「除弊」工作也不能有效地做到。但公共的強制力和赤裸的暴力不同。以赤裸的暴力加諸他人。是非法的無理的迫害；但公共的強制力的行使，則是人羣生活與利除弊的必要力量。沒有它，就不能維持有秩序的生活，強制力而冠以「公共的」，是因為：這強制力的產生，運用，目的，都必須以「公共的意志」為依歸。

最後，必須由「衆人」使用這公共的制強力來治理衆人的事，一點，尤為重要。此處所謂「衆人」，乃指全民，因為政治是大家的事，是人民全體的事，不是某一個人的事，也不是一些少數人的事。既然如此，那麼當然應該由大家，即所謂衆人，來治理，而不應該由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治理。

在上述定義中的名詞，都已經解釋了。我們的結論是；政治就是全民用公共的強制

力來治理衆人的事。

三

何以說君主政治和貴族政治，都不是政治呢？

第一，君主政治中暴君的統治不是政治，暴君和他的軍民的關係，祇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而非政治社會中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

主人和奴隸是什麼關係呢？在主人和奴隸的結合中，奴隸完全是個工具，是亞里士多德所謂「治的工具」；一切利益都是爲了主人的。主人不但以奴隸爲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且對奴隸操生殺予奪的權柄。這種統治與服從的關係，當然不是政治的關係，因爲在政治社會中，人民是主人，一切都是爲了主人的利益，治者不過是人民求良善生活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公僕。他不應以自己的目的爲目的，而應以人民的目的爲目的。

暴君對其國民的統治完全和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相似，所以我說君主制中，暴君制不

但不是好的政治制度，它乃不是「政治的」制度。

第二、君主專制中之賢傳統治，也不是政治。這種賢君最好亦不過做到「愛民如子」的地步。但這至多也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家庭的關係，而非政治社會中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

父母與子女是什麼關係呢？在家庭中，家長固然可以對其子女愛護，他們的措施，也儘可以爲了子女的利益；但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結合乃是一種自然的，倫理的結合。在這種結合中，父母權威的行使，可以是無條件的，而子女的服從也是無條件的。「你爲什麼要服從你的父母」我們很少發生這個問題。其原因就是，因爲一種自然血統的關係，倫理的關係，子女自然就要服從父母。這種命令與服從的關係，祇用倫理來說明即可，不必再談父母行使權威，子女服從命令的條件。大體說，父母絕對不會違反子女的利益而行使權威。但政治社會中的治者與被治者的結合，則是人爲的。治者行使權威是有條件的。他必須是爲了被治者的利益而行使權威。反之，被治者的服從，也是有條件

的。其條件即爲：治者必須依照人民所同意的法律來治理。爲什麼必須有條件呢？因爲結合既是人爲的。則自有結合的目的。倘使不能達到那個目的，當然就違反當初結合的本意了。

君主專制的賢君，至多和家長對於子女的關係相近，所以君主專制非特不是「好的」政治的度，它根本也不是「政治」制度。

第三，少數人，無論是封建貴族，是軍閥，抑是財閥。所把持下的統治，也不是政治社會中的政治關係。因爲這也是違反了上述由衆人來治理衆人之事爲原則。所以貴族制度也不是政治制度。

四

「真正的」政治制度，我認爲只有民主制度。因爲民主政治下的政治，乃真正是由「衆人」運用公共治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

最理想的當然是直接民主制。因爲在直接民主制下，才可能有全體公民都參加治理

衆人之事的事實。但是由人民大會來主持國家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的事務，即在希臘的城市國家，也不能完全施行。在現代國家，因爲人口的衆多，國土的廣大，政務的繁雜，更不能實行直接民主制度了。

因此，只好由全民選舉來參加治理，此卽所謂間接民主制。因爲代表都是由真正民意選舉出來的，故應把他們的治理，視爲和全民的治理或「衆人」的治理一樣。所以認爲間接民主制乃是真正的「政治」制度。

在人類歷史中，有許多民族的政治生活，實際上都不是「政治」生活。其歷史也不是「政治」歷史。有許多民族的生活，祇是：由一個或多個牧羊人驅策的羔羊生活；是主人統治奴隸的生活；是家長之與子女關係的生活。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們才可以知道；在民主運動中爭取民主不祇是爭取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乃是爭取唯一的「政治」制度。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要「政治」制度，另一個是不要「政治」制度。

十一、論中國的民主制

鄭學稼

兩型「民族國家」及其民主形式——中之「由上而下」型的流產——中國將來民主的特性——中國不能追隨「最民主」的根本原因——中國可採取「由下而上型」的民主——眼下的起碼兩大前提——民主對現中國的功用——統一民主的保障

民主制度雖源自希臘，而種的內容，却因時間空間的不同，不斷地演變。近代歐美的民主制，那算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換句話說，牠是「民族國家」之一形式。因此，我們論究「民主」，不能將牠與資本主義相分離。要記着：資本主義是「民族國家」的內容。

諸「民族國家」的形成，根據牠們的客觀條件，主要地，可分爲「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個類型。前者，民族完全獨立，新興資產階級，握有經濟的文化實力，在推翻專制後，建立以人民爲主體的政府。那政府的實施，自然以爲人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爲前提。這類的「民族國家」就是英、法。後者，民族受壓迫，甚至內部未統一

。新興資產階級，無論在經濟的或文化的方面，都沒有優越的勢力，而統治的貴族，却有自動退讓的精神，和認識國家存在的重要性。——至於一般人民，那由於文化的落後，還沒有覺醒。因此，爲解除強大民族所加的壓迫，爲完成內部的統一，爲爭取「民族國家」的建立，取「由上而下」的維新方式，頒佈憲政。這種憲法，無須說是不徹底的，保留着許多特權階級的利益。但由於統治階級領導這一改革，和能完成促進「民族國家」建立的任務；在「民族國家」向上發展過程中，有牠的進步作用。這類的「民族國家」，就是十九世紀末葉的德、意、日。

中國的民主，究採取何種的形式呢？——如比較上述的兩個類型。就內在歷史發展的條件而言，我們的民主，確有些像「由上而下」的國家。因爲我們還有這些的客觀條件：民族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一般人民文化水平的低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不大，和國家內部還未完全統一，若使，中國的統治者，具有歷史的眼光，那中國民主之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並非不可能。事實上，近百年來，我們已有兩次表現的機會。第一次

是康梁的變法，第二次是北伐前後。失敗的康梁運動，我們不必說牠，廣東時代的國民政府，所以能得全國人民的擁護，決不是別的，而是她宣言繼承辛亥後的民主傳統，並誠心誠意地爲實現民主而努力。當時她的革命精神，像統一德國的普魯士，像統一意大利的薩丁尼亞。那兩個取「由上而下」方式的「民族國家」首先由統治者自動地宣言遵守所頒的憲法，使政府的武力變爲人民的武力，然後用牠展開統一運動。這和孫中山先生在粵的主張，有些吻合。可惜，這一精神，自孫先生逝世後，受布爾塞維克「一黨專政」的影響，束之高閣，憲政成爲次要，階級鬥爭列於歷史議程的第一項！在今日，我們十分明白：如北伐期間（「北伐」就是與人民結合的武力鏟除割據軍閥的統一運動），廣東的國民政府，能在所收復的省區中，頒佈憲政（縱使牠的內容，是「由上而下」的！），那麼一九二七年的不幸慘劇也許可免。但，我們却沒有那樣做。爲着上述歷史機會的逸脫，中國採「由上而下」方式的「民主」，可說流產了。這一流產，雖然會花了巨大的代價，也是沒有收穫，因爲此後的民主制，縱使不能十分澈底，總不會是「由上而下」之「民族國

家」憲政的再版。

也許人們會問：早自二十世紀初就頒佈共和的中國，怎會有採取上面所說「由上而下」憲政的可能呢？筆者筆答復是如此：一個歷史過程，不是幾年可以跳越，一種歷史任務，不是掛塊新照牌可以兌現。不錯，辛亥革命給我們大禮物——共和國，使任何人不敢再稱帝稱王，但牠却沒有給人民以「民主」，享受行動自由的，只是軍閥。因此，將來中國的民主，將有一個時期表現這特性：雖然我們缺乏實行歐美式民主的客觀條件，但由於三十餘年來複雜的民主鬥爭運動；由於落後國可以追越先進國，在文化上，有這樣的先例很多）。我們却能實現「由下而上」型的民主，也爲着那一特性，在實行民主的第一階級，難免有不倫不類（如收買選票、強迫人民選舉、和由於選舉者爲文盲而生的笑話，等等）的事情，但都沒有大關係。人非天生而知，只要有學習的好機會，總會幹得熟練。

這裏，又發生一個問題：既然落後國可追越先進國，爲什麼，我們不實現「最民主」

的政治呢？

流行於中國知識界的「最民主」，是指蘇聯。蘇聯爲一黨專政的國家，依民主的本義（自由與平等），她不僅不是「最民主」，而且連「民主」的氣味都沒有。儘管牠的首創者列寧在大罵考茨基的論文中，強調蘇維埃民主的真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假民主，依目前的事實看去，列寧所幻想的新世界，已變爲「史達哈諾夫主義者」（工人貴族）與布爾塞維克官僚的天國。因此，近來歐美文化界中流行這句話；蘇聯不是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而是 Dictatorship on the Proletariat。那裏，除了動人的宣傳與圖畫之外，是政治犯、苦工、GPU（特工）屠殺、大元帥、和統一思想。此外，蘇聯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也比英美落後。因此，我們之學習蘇聯，那是歷史的開倒車。我們所求的是民主，追隨蘇聯的所得，則爲粗大的鎖鍊。

一個民族模仿另一民族，只在歷史條件相同之下，才有進步的作用，否則反因之受大害。明治維新前後（至日俄戰爭止），日本民族模仿普魯士，收到莫大的效果，爲

着同屬於「由上而下」的類型。法國大革命後，德意志民族之追隨法蘭西，却遭受大災難，因為這兩民族的歷史條件和要求，都不是一樣。結果，當時的德意志民族充當拿破侖的俘虜！這例子足供目前追隨「最民主」之中國人的參考。蘇聯的前身，是侵略別民族的沙俄，而中國却正走上爭取建立「民族國家」的階段。沙俄是羅曼諾夫王朝統治的大國，而中國還沒有完成她的統一運動。僅從這兩點而言，中國歷史的途徑，決不會走十月革命的路，雖然，早在一九二七年，史大林氏對中國歷史曾有冒險的預言（說中國革命不會是凱末爾式，而是蘇維埃式），一直到今天，中國人民却日感民族主義的需要。一個民族取得獨立後，在發展她的文化過程，可以採取跳越的手段，趕上先進的民族。反之，一個民族還未取得自己存在的條件時，模倣別民族，不僅不可能，還似西歐神話中的狄坦（Titán），想攀登上天，結果要摔倒地下。因之，中國人民，在自己未完成「民族國家」的任務前幻想實現「最民主」的行動，那她的災難，恐怕要超過十九世紀初期的德意志。因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拿破侖，所抱的野心，所用的陰謀，却非食法國大革命

之果的「法蘭西人皇帝」所可比。

那麼，中國的民主，究竟是怎樣的民主呢？依筆者的意見，是走「由下而上」的道路。如上面的論述，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條件，有實行「由上而下」的可能，但却一再錯過了機會。再經近四十年的複雜民主鬥爭運動，中國人民已有能力建立進步的民主政府。雖然，牠是民主主義者所負的艱苦任務，並須走不短的路程；但只要我們能有一個統一的民主的中央政府，我們却可以一面克服「由上而下」型民主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實現「由下而上」型的民主。這使未來的中國人民，對於民主的享受和運用，不見得比英美人遜色。

這裏應有一個補充的說明。筆者上面所說中國可以實現「由下而上」型的民主，是指她的憲法內容，不會保留「由上而下」型的反民主特權，和文化水平落後的中國一般人民，能夠達到「由下而上」型的目前所表現之民主的道德。他並不是說，中國的民主，在政治方面，以英美為最後的模倣標本，在經濟方面，以現有英美資本主義為理想的對象。

決不是的。正似，後進國採取資本主義的技術，可選擇最進步的，我們之實現民主，也準備當到達某一過程後，能够捨英美民主的弱點而吸受其精華。最少，我們要用政治的手段，避免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表現的痛苦，（這一點，這裏暫不說牠）。

但是我們要達到上述的目的，在眼下就須決定起碼的政治條件。牠，是不久之後製憲機構的應有使命。我們希望製憲的代表們，或他們的實際政治指導者們，具有遠大的歷史眼光，本民族百年的大計，一致地同意在我們不磨大典即憲法上，明白地規定兩大原則：

第一、普選——秘密的，不具名的，不受性別財產限制的選舉。

第二、責任內閣制——政府採三權分立，行政機關取責任內閣制，對立法機關負責。因爲這一政制，既可培養政黨的黨德，又給與人民以習學各種民主動作的便利。

筆者並不否認，上面的兩大原則，在眼前還難取得大眾的同意。但是，如果可成爲中國憲政之最主要的歷史問題，牠倆總有一天出現的。

不管中國的憲法，是怎樣地規定，實行民主，總比不實行好。爲什麼呢？這要說到民主對現中國的功用。

民主給中國的功用，最主要的，是完成統一。我們知道，任何割據政權之反對統一，決不會自己公開地說要當軍閥，他必然地彈動聽的調子，指摘負責統一之中央政府的政治不民主，甚至他更裝出擁護民主的面孔，以欺騙人民，以滿足割據的私慾。如果，在已有嚴重政治糾紛的現階段，中央政府頒佈普選，製定公正的民族所需要的憲法，那麼，所有割據的軍閥，便失去藉口。不僅如此。又由於民主化的政府，政治逐日澄清，得到人民的愛護。有人民爲後盾的政權，便可以動員受人民信賴，爲人民合作的武力，掃除殘餘軍閥。

第二、民主是澄清政治的唯一利器。我們知道，這十年來政治的腐敗，主要原因有二，即國民經濟衰落，與缺乏代表民意機關監督政府。這兩者互爲因果，遂造成今日貪污橫行，民不聊生的危機。在這兩大原因中，前者是社會學的常識，無須贅述，後者却

值得一談。

目前大家公認要不得的保甲制度，並非那制度的本質就是擾民苛政，而是實行保甲制的地方政府，缺乏民主機構的監督。筆者當抗戰期間在四川鄉村中曾目擊各種各式的例子。我們承認：軍興之時，徵兵，徵糧和別的政令的推行，保甲制確是一個好工具。保甲長就利用地方政府需要保甲的弱點，作威作福。他可以吞沒公糧，可以頂替壯丁，甚至還可以在江邊槍斃他認為該槍斃之罪不至死的老百姓。這種非法的行爲，在過去中國農村中，嘗有類似自治機構加以制止，牠就是村民公認為德高望重的公正紳士（我們不能說，紳士都是土劣）們的公議。我目擊一個老紳士（他的確樂善好施，並獻多次金給國家）出來批評保長拉壯丁，結果保長對他說：『好吧，就算你對。老子不拉了。沒有壯丁，就由你負責。』當天晚上，他派人警告紳士：如再多管閑事，就先抽你的兒子。結果，那紳士知道「明哲保身」，閉口不言了。別的紳士們，早知道說話沒有效果，不如與保長同流合污。剩下來較胆大的好人，只能在大街上說幾句被村人暗中喝彩的公

道話，也不敢告發。我曾問那種的紳士：『爲什麼，你不檢舉非法的保長呢？』他答道：『這不能。保長是某訓練機關出身的。他的座師就是某廳長，某廳長又在中央訓練團受過訓！鬧起來，我要吃虧。』

由那些事實，我切實地感到，如果鄉村有民主的機構，人民（不必說紳士）有說公平話的保障，保長絕不敢那樣地行。如果全國有各級的民主機構，那各級行政機關的非法行爲，總爲減少。因爲，民主政治的本質，就具有干涉監督與牽制的功能，過去，我們由於沒有利用民主的功能，弄到今日政治上的百孔瘡，還再任牠延長下去，那全民族非毀滅不可。這不是某一個政黨存在與否的問題，而是全民族的生死問題。現在反對民主的人，如非貪污，那有什麼理由堅持不用憲政呢？沒有憲政，還有什麼手段可以肅清貪污，澄清吏治呢？

第三，民主政治收到國家統一和吏治澄清的良果後，連帶地必然在國民經濟政策上，也有合理的設施，決不會有目前之官僚資本騎在民族資本頭上的惡現象。

最後，還須說的即是中國民主的體況，不能離開統一。我們一天沒有真正統一的中央政府，人民一天的民主，決無保障。同時，民主的內容也愈空虛。原因在此；統一而後國民經濟安定。國民經濟安定，而後有維護民主的中堅階級；而後有強大的國力，外爭民族的獨立。如果，國民經濟日趨衰落，全社會陷於危亡，怎能出現民主？如果，全民族沒有存在的前提，誰給做亡國奴者以民主？這本不是理論的問題，西歐有無數史實，早爲我們指明了。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實現民主，以求統一，另一方面，又用統一，對外爭獨立，對內充實民主的內容，依筆者看來，這就是抗戰勝利後中國的政治課程，又就是民主運動者所應理解的難題。

十一、一黨制度與民主主義

宋述樵

雙黨制與多黨制的時代已成過去了，今後是一黨制度時代，這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劃時代的變遷。

問題是：一黨制度是否違反民主主義？一黨制度在訓政與憲政時期有何不同？

本文祇談談第一點。

政治術語上所指的政黨政治，通常是就兩黨和兩黨以上的多黨制度而言，並不概括本文所談的一黨制度。政黨制度最初發源於英國，是適應憲政運動而發展的。從王黨和民黨演進到以後的保守黨和自由黨，在很久的時間內都保持着兩黨更迭執政的局面；所謂雙黨制度。後經工業革命，實業發達，工黨產生，才由雙黨制變為多黨，反映到實際政治上，遂由向來的政黨內閣制，變成混合內閣制，以後漸漸傳到大陸和世

界，不斷的隨着憲政運動之發展而發展。

可是，中國有一句古話：「江南之橘，逾淮而爲枳。」從英國發生的多黨制度，行之各國，逐漸變質，同時他又遭遇了許多阻運，遂漸就沒落而有時代過去之感，最大的阻運有三：第一：國際方面的，國際政治，變幻莫測，戰爭波濤，隨時起伏，非有運用靈活的強力政治，和鞏固政權不能應付裕如，政黨制度的黨派既多政潮亦多，在國家承平時，尚可循議會政治的常軌從容論道，而無大礙。但是應付國際變局，則非其所長。第二：政治方面的，多黨制度常是依存於議會政治的，但是議會政治的流弊和危機，層出不窮，多黨制度遂不能不受聯帶影響。尤其是直接民權日漸發達，而在權能分立的國家，又採民主的監察制度，議會政治之原始作用，不斷的消失，因而多黨制度之價值，便日形低落。第三，經濟方面的；多黨政治，表面上是自由政治，事實上是階級政治，在工業發達的國家，每一政黨大抵代表一種階級，就英國論，除了少數小派別而外，他已漸漸形成一個階級一個黨，各爲本階級的或派別的利益而奮鬥，但是從世界交通日趨

發達，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已成全連鎖，沒有一個國家可能處於孤立經濟的狀態，國家的整個利害已超過階級或派別利害之上，就是說：共同利益超過部分利益。至於工業落後的國家，這種情形，更爲明顯。所以各國階級或派別利益而奮鬥的多黨制度，便陷於徬徨矛盾之境。

多黨制度的厄運就不易好轉的，代之而起的便是一黨制度——一國一黨制度。從社會革命的蘇聯，數到國民革命的中國和土耳其，甚至全能主義的德意，通通採取了一黨制度，還有軍國主義的日本也吶喊着「舉國一致」的政府，唾棄多黨制度。就是在政黨制度原始發達的英國，從混合內閣的習慣造成以後，便破壞了責任內閣制的基本精神，降至第一次大戰的『國民政府』出現，以此次邱吉爾的戰時內閣，統制了同黨和異黨，所謂多黨政治，名存實亡。至於美洲合衆國，從來就與英國式的內閣制度不同，自第三任羅斯福總統把異黨的諾克斯史汀生一流人加入政府後，美國的政治也就由偉大領袖之統治着異黨和同黨，而事實上敲進了一黨制度的大門。這是二十餘年來一個大變。

二

古典的政論家們，都喜歡把民主主義，議會政治是政黨制度，三位一體混合起來。意思是：『要實行民主主義，必須有議會政治，要實現議會政治，必須有政黨制度』，而所謂政黨制度，又指的是那古老的雙黨和日就沒落的多黨制。這究竟是不是真理呢？

不是的！這祇是民主主義的形式論，而決非民主主義本質。

政治學權威卜萊士教授 James Bryce 說：『民主政治是多數者即全民衆的支配政治』，這並沒有說，要達到全民衆支配的政治，非通過議會政治不可。

又按大英百科全書關於『民主』二字的解釋，說：

『民主是政府的一種形式，人民可用下面兩種方式中任何一種來管理自己：或是直接自管，例如希臘的城市國家，或是通過他們的代表。』

這明明說；民主主義可採取直接民權或間接民權兩種方式，也並未說：非有議會制度不可。瑞士是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格拉路斯邦 *Glarus* 就未曾設置議會，法律案均

由公民直接構成的民會 *Landsgemeinde* 表決，若以是否實行議會制度來判斷是否民主，那末瑞士的政治，豈非違反民主主義？由此可見『民主必須採議會制度』顯屬一種偏見。

多黨制度，跟着議會政治而存在的，這無異民主政治的雙胞胎。假如民主主義不採議會的方式，那末多黨便根本無所附麗。就是在設置議會的國家，假如並不同時採取內閣制度，又如五權制度下的立法機關且非政權性質，試問多黨制度有何作用？然而他並不失爲民主主義。可知所謂『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採取多黨制度。』之說，亦爲邏輯所不許。

三

明白了民主主義並非以多黨制度爲唯一條件，那末，就容易認識一黨制度的作用及其價值。

最容易發生誤解的是；有些人以爲一黨制度近於獨裁。其實民主與獨裁的邊界是不易劃清的，他祇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有時對於這一方面是獨裁，同時對於另一方面就

是民主。古希臘的城市國家是號稱典型的民主的，實際上並不是這些城市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有參政權利，祇有那些稱爲公民的享有此權，此外的人都是奴隸，而且占大多數；所以嚴格說來，希臘的民主政治，一方面是爲公民的民主，另一方面無異是對奴隸的獨裁。英美的民主政治，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事實上也是這樣。就英國說，他的多黨政治，近於階級政治，保守黨代表地主，自由黨代表工商業者，工黨代表勞工，都各爲階級利益而奮鬥，巴力門變成調和階級利益的場合，當某一黨控制了巴力門的多數，同時便控制政府，換句話說，這個多數黨一方面是爲着他所屬階級的民主，但另一方面就是管着其他階級的獨裁。至於議會中多數黨的領袖，同時就是執政的首相，首相之主張，事實上操縱議會，所以在一切方面號稱『議會民主』在他一方面，便是『首相獨裁』。至於採總統制的國家，所謂『民主的』總統之獨裁性，更不待論。

因爲民主與獨裁的邊界不易劃清，所以在檢討一黨和多黨制度的性質時，祇問他是：『管着誰的獨裁？爲着誰的民主？』

在一黨制度的國家，黨是人民有組織的領導者，因為黨是人民的，所以他不代表階級或派別利益，而是代表整個的國家利益。因為黨是有組織的，所以他堅持主義，選擇分子，以鐵的紀律，作血之奮鬥。因為黨是領導者，所以他為民前鋒，以黨建國，犧牲而不享受，服務而不奪取，他不安言『代表』民意，但實際『表現』民意。這樣；成功了一個國家一個黨，相反於一個階級一個黨。他並不像多黨制度下的黨，號稱『民意之代表』，而是擔負着『國家的經理』之重任。他是為着革命人民的民主，同時是管反國家利益者的獨裁。

一黨制度在中蘇兩國的情形，原則上大體相同，不過方法上則各有懸殊。蘇俄之一黨制度，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在現階段，一樣的是階級政治，不過照社會主義的理想，是以達到無階級的社會為鵠的，假如他不能依照這一指導精神，以目前階級獨裁為過渡，確實做到『人民獨裁』的時候，仍不算是理想的一黨制度。中國的一黨制度則不然，中國國民黨本不是代表某一階級或派別，而是代表需要和參加國民革命的民

衆，從前有人說他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其實這是無中生有的臆說，因爲：第一；中國是工業落後國家。僅有職業社會，而非階級社會，當然無從代表階級。第二；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祇承認『革命民權』，與『天賦民權』殊科，所謂農工小資產階級既非完全是革命的，當然他更不能無分皂白的一體代表。這樣的一黨制度，沒有一點階級主義的素毒，更用不着照蘇俄的辦法兜圈子。他祇是固執着革命建國的三民主義，依據革命人民的需要，爲着整個國家利益而鬥爭。他是人民意志選擇的結果，不是自然長成的制度。如果說他是民主嗎？他是管着反革命的獨裁。說他獨裁嗎？他是爲着革命的民主。

所以就一黨或多黨來區別民主或獨裁，那顯然是皮相論者。

四

其次，詆毀一黨制度最力的，莫過說於他侵害民權自由。意思是民主政治是一種民意政治，在多黨制度下人民對於各黨政策，有較多的選擇機會，如果要過問實際政治，更有較多的政黨可以參加，但在一黨制度之下，就祇有接受而無選擇，所謂民權自由，

無從發展，這雖有片面理由，但這是就僅僅實行間接民權，並且要通行政黨以行民權的情形而言，至於在採取直接民權的國家，就全非真理。因爲民權自由之發達與否，不能以黨數的多寡爲標準，須以人民在政治上發言機會的多寡爲標準。在實行直接民權的國家，人民有創制權和複決權以控制法律，復有選舉權罷免權以控制人事，政黨已等於設計機關，而不是決定機關。多黨嗎？對於人民的民權自由不會增加；一黨嗎？也不會減少和侵害。政黨的多寡，試問有何關係？

考茨基Kautsky說『公民投票，若代替議會制度時，政黨可以消滅。』所謂公民投票，指的是直接民權，可知一黨或多黨，在這時候皆無什麼價值，爲何還要計較他侵略民權自由的程度？

瑞士的民主政治，就是如此，瑞士在形式上是設有議會的，但是不同於英國的巴力門，行政委員會並非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產生，是就有才幹的人中選出，換言之以人才爲標準，不以政見爲標準，因此多數黨就不能代表政府或操縱政府。人民選舉議員，亦不

問他屬於何黨，政黨的議案雖遭人民反對，但在下屆選舉仍可選出該黨黨員為議員，所以政黨的地位無論在議會方面或人民方面均無足重輕，遑論他對於民權自由能有若何增減呢？

考其原因，乃在瑞士實行直接民權以後，議會已非最高立法機關，政黨作用，便由削弱而消失，漸漸走上考茨基所說的末運。

一黨制度是以直接民權為條件的，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已指明此點，蘇俄新憲法也有明文規定。有些人僅從形式上立論，以為一黨制度妨害民權自由，不如多黨制度之較易為民主，這實在沒有完全認清一黨制度的內容。其實一黨制度是由建立強固政權，對外排除侵略，對內鞏固統一以保障整個國家的自由的。他所給予人民的民權自由，猶之白晝的太陽，他的陽光是全面普照的。多黨制度所給予人民的民權自由。則如夜間的手電，他放出的光明，祇是一點一綫的，人民常處黑暗，便以一點一綫的光明為寶貴，久於白晝，反忘却普照無邊的太陽的偉大價值。這完全是惰性支配的心理狀態。

國父常把民主政治比於公司，人民皆是股東，政黨譬如經理，照公司組織之原則，股東掌權，經理掌能，股東選任經理，一方面要他執行命令。發展營業；但是關於經營的技能和知識非股東所能及，必須讓他充分發展，不應任意干涉；不過股東可以決議經理提出的計劃，並可提出自己的政策，令經理執行。股東既可如此控制經理，那末經理遂好像一種事務官，勿妨終身任職，所以健全的公司希望有一位終身任職的經理；健全的人民也希望有一個久握治權的政黨。反之、一個公司若果任用幾個經理，必定妨害營業，一個政府有了若干政黨，便成一國三公。如果說：一黨制度妨害民權自由，反轉來說，豈非希望一個公司多請幾個經理來共同營業，以保障股東嗎？

政黨在多黨制度下通常都號稱民意的代表，所謂民意代表，在西方形成政客政治，在東方變為豬仔議員，民權自由，早在這種多黨制度下出賣過了，何以不怕代表出賣民權而獨畏經理侵害股東呢？

五

還有批評一黨制度最富學究性的是：一黨制度違反多數決的民主原則。意思是：民主政治是多數政治，*Majority Rule*同時就是討論的政治，*Governement by Discussion*在多黨制度下，問題經公開討論，以多數表決，政黨就在此公開討論中爭取多數，假定祇有一黨，那末，既無討論，更無所謂多數決了，如此以一黨的少數統治多數，顯然違反民主主義。

要明白這種批評之當與不當，首先須知道討論政治之實際內容。前已說過，多黨政治，事實上近於階級政治，議會是調和他們利害衝突的機關，不是決定國家大計的機關；國家的基本政策，不會在議會公開討論的。因為是調和衝突的機關，所以應該討論的問題，都由各黨領袖在會外妥協；又因為所謂利害衝突的問題，多涉於經濟和技術範圍，更需要會外商討，因此所謂公開討論，等於公開報告。至於有時議會中的辯論，大抵都是一時的政策，含有對外宣傳的作用。再就討論程序說，政黨以紀律為生命，黨員在議會內之言論，必須服從黨令，黨所可者，必須贊成，黨所否黨，必須反對，這種多數

與少數，早經事前統制和預知，所謂討論，不過是法定的形式手續，這樣的討論政治，如果說是表現民主精神，何異於買贖還珠。至於議會政治所指之『多數決』通常都指過半數而言，多數與少數，戰抵如百分之五十與四十九之比。其間僅有一票之差，換言之，所謂多數者乃一票決而已，此種差數票，又係論量不論質，所謂裁決權的投票者 *Quorum Votes* 通常為無二十一張的中立派所左右，而形成平庸政治，有些人詆毀一黨制度近於獨裁，其實這種『一票決』的多數制，才是真正的獨裁！

可知，所謂討論政治，是一種虛偽的形式，所謂多數決的原則，事實上是少數制度的精神。其原始意義，也許是實現民主主義的一種方法，不過實行起來，其結果便破壞民主主義的本質。反之；一黨制度是實行着革命的民主和民主的集權的，因為是革命的民主，所以他對於那表面披了民主外衣，而實際大多數人民不能參加的議會政治，認為非民主的，不堪採行，更無須走上那形式的討論政治之途徑；因為是民主的集權，所以那形式上是多數，而內容是少數的虛偽的多數決方式，不合他的基本精神。再扼要說；

多黨制度祇是形式的『數』的支配政治，一黨制度則同時是『數』與『質』的支配政治。雙方的重點既各有不同，所以僅就一般民主主義的多數決原則，來比較一黨和多黨制度，當然就有柄鑿難合之感。

至於說，一黨以少數統治多數，不合民主；這無異說多黨制對於人民的代表性，優於一黨制，所以較爲民主。但是事實上是怎樣呢？我們勿妨就一黨制的蘇聯情形研究一下。據統計；蘇聯的共產黨員在全國人口中，每八十五人中有一個黨員，就是八十五分之一。再就英國的情形看，把工黨保守自由各黨合併計算在全國人口中，祇能在每千人口中有一個黨員，就是千分之一的比例。至於一黨制的中國，中國國民黨員與人口之比例也與蘇聯相若。這樣一黨制的蘇聯人民，每八十五人中有一人在政治上參加活動；多黨制的英國人民，每一千人中才有一個人參加政治活動，在這兩種制度下的黨對於人民的代表性究竟孰爲強弱呢？所以成就黨數的多少，來認定他對於人民代表之多少，也完全是不合理的。

六

總之；一黨制度是爲拯救議會政治之危機，適應革命人民之需要，順應國際變幻之環境，而產生他不但違反民主主義，而且要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最後，我希望批判一黨制度的人們，最好再認識下述三點，才不致於偏：

第一、假如就流行的民主政治方式批判一黨制度，最扼要的區別是：在一黨制度下，黨的任務是做國家的經理；在多黨制度下黨的任務是做民意的代表（如英美的政黨），或設計的機關（如瑞士的政黨），這種各掌『能』『權』『謀』三種不同的任務，如不分別認清，便不易得着客觀的結論。

第二、一黨制度下的黨，主張以黨治國，是基於革命民權而來，經過千錘百鍊之奮鬥，和革命人民意志之選擇而遂行任務，他以流血作投資，完成民主政治；猶之公司股東，以金錢作投資，經營事業一樣，切毋誤解他獨占政治，任何人如願以流血加入投資的，經過革命人民意志之選擇，同樣可做國家的經理。但是僅僅空言民主『結束黨治』而

無所投資，就難望有若何收穫。

第三、政權的極則，是世界大同，天下爲公。一黨制度是走向大同政權的過程。因爲多黨制，爲階級和派別利益而存在，其弊是『黨而不羣』，一黨制是爲公共利益而存在，其利是『黨而有羣』。等到黨的民主普及了，人心歸順，國利民福，黨與國的利害完全融爲一體；那時一黨之極，等於無黨，所謂『羣而有黨』時代，則黨的形式，都可消滅，便由此走上大同之路，一黨制度在這民主進化過程中，担負着繼往開來的前進的使命。因此，希望由一黨制度返回多黨制度，似近於逆流運動，如何於實際轉進時，不致違反這歷史的進化行程；確需要特殊的高級技術。

國父是向來主張迎頭趕上的，他對於一黨制度曾大體上指示說：

『以前我以爲英美的多黨政治是很對的，現在蘇聯是一黨政治，他們的制度，比英美的多黨制度還要進步，一黨的獨裁，是人民的獨裁，這個制度比民主政治革命得多了。』

這遺教已顯明地指出一黨制度的價值及其趨勢，這是二十餘年來政治上一大變局！——一個未可隨意拒絕的變局。問題是，如何使一黨制度健全的正當的發展，而成爲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國情需要的良好制度而已。

(三民主義半月刊)

十二、「民主」與「極權」

陳烈甫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不祇是英德的爭霸歐洲，美日的爭霸遠東，也不祇是英意在地中海的磨擦，或德蘇在東歐利害的衝突，也不祇是日本的瘋狂侵略，與中國的神聖抵抗，在這種種原因以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是一種「主義」的衝突，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政治制度」的衝突，就是「民主」與「極權」的鬥爭。誠然，在這次世界大戰的兩個陣線，不能說一個陣線純粹是民主國家，另一個陣線純粹是極權國家；可是無疑的侵略國家是以極權國家的德意日為中心，而反侵略國家則以民主國家的英美同中國為領導者（中國革命在政治上的目的，是實施民權主義的憲政，是民主政治。）

那麼甚麼是民主？甚麼是極權？或者說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怎樣？極權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怎樣？這是關心戰爭的人所應該瞭解的。這一篇短文的目的，是要簡單比較民主的與極權的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英文爲 Democracy，英國公法學家奧士丁，戴雪，政治學者蒲萊士認爲 Democracy 係指一種「政府的方式」，這種政府的方式，就是我們所謂民主政治。國家的存在，雖有了五六千年的歷史，而民主政治的出現，却只是近幾百年的事。民主政治的理論，肇端於十七世紀，大盛於十八世紀。英國的洛克，法國的盧騷，孟德斯鳩，美國的傑福遜，都是民主政治偉大的理論家。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民主政治從理論入於實際行動。北美十三州的獨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反抗專制建設民主國家的舉動。接着法蘭西大革命爆發，政治便民主成爲一種波瀾壯闊的巨潮。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不斷的在鬥爭。民主政治的巨潮，向歐洲，拉丁美洲，亞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猛烈的奔流衝擊。頑固的帝王，守舊的政治家，也極力在掙扎，希圖保守破殘的專制局面。然而保守的力量，究抵不住進步的力量。拉丁美洲紛紛從西葡壓迫統治之下，解放出來。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亞洲古國，專制政治亦因革命黨的奮鬥而被推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由於四個專制帝國——俄奧德土——的相繼崩潰，是民主

政治的極盛時代，專制政治已經無法同民主政治抗衡。不過這種黃金時代，爲時極短，由於極權國家的崛起，使民主政治遭遇到嚴重的危機。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奪得政權，實行個人獨裁與恐怖政策，事實上是專制易專制（俄國於一九三六年頒布新憲法，已有趨於社會主義的傾向。）墨索里尼於一九二二年一躍爲地中海半島國的獨裁者，標榜法西斯主義，開始鄙夷譏諷民主政治，認爲民主政治已經衰老沒落，起而代之將爲少壯的法西斯主義。這個顧盼自豪的黑衣首相，儼然以世界新政治的創造者自命。一九三三年，柏林來了一個奧國野心家油漆匠出身的怪傑，宣告「韋馬共和」夭折，施行一種無微不至的極權政治，從此民主政治便感受着威脅。不久歐陸兩大極權國家，同亞洲效顰極權島國，互相勾結，開始瘋狂的侵略，整個世界便陷於杌隉不安的狀態中。在東方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在西方有意大利的征服亞比西尼亞，德國的吞併捷克。波蘭戰爭爆發，已形成極權的德意與民主的英法對立的形勢。隨着戰爭的發展，有法國的屈服，蘇聯的加入民主陣線。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全世界的戰爭打成一片，兩個壁壘鮮明的陣線

便構成了入一個是民主陣線，一個是極權陣線，一個是反侵略的，一個是侵略，一個是爲民主政治理想及制度而戰，一個是爲統制世界征服其他民族而戰。戰爭的結果如何，將決定未來若干代甚或若干世紀世界的政治制度。換言之，如果民主國家勝，民主制度將重新發露光輝；如果極權國家勝，那民主政治將爲極權國家所取代。所以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不祇是決定將來世界強國是英美中蘇呢？還是德日意呢？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還要決定將來世界上通行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呢？還是極權政治呢？（極權國家英文爲Totalitarian State）

現在將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政治制度的特徵，作一簡單列舉式的比較：

第一，民主政治是建築於主權在民的基礎上，民主國家的憲法，都有人民爲國家的主權者的規定，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有「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之明文，既承認國家的主權在民，那就是說人民的權，高於政府的權，如中山先生的理論，就是政權高於治權。政府的治權，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終

的，人民爲政府權力的源泉，政府的權力爲人民所賦予。賦予的最普遍方式，是規定於一成文的憲法。既認爲人民爲政府權力的源泉，那麼人民固然有服從政府的義務，實並有推翻政府的權利。推翻人民所不滿意的政府，這是國家的主權者應有的權力。推翻政府的方法，除了採取革命的手段以外，最普通的方法，是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政府的去留。美國人民可以投票方法，決定美國的總統是胡佛，是羅斯福，或者是威爾基？英國人民，也可以同樣方式，來決定路易喬治，張伯倫，邱吉爾的上台。決定政府的去留，還不只是關係幾個政治人物的起伏浮沉，實並決定政府政策的延續或轉變。極權國家，則認爲國家主權的主體，還是國家而不是人民。國家之內，除了人民，政府以外，還有一個「抽象的實體」，這個「抽象的實體」就是國家。國家是倫理精神的表現，是人類社會制度發展的極峯，個人的光榮，無逾於爲國家之一員，因此個人的義務，是頌揚國家，謳歌國家，絕對的信賴國家，服從國家。不過所謂國家是抽象的實體，這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國家的意志，國家的行動，不能自行表露，而要從政府表露，因此頌揚謳

歌國家，等於頌揚謳歌政府，信賴服從國家，事實上是信賴服從政府。人民既對政府要絕對信賴與服從，那麼一切的一切，決於政府，人民的最大義務，是跟着政府跑，最好是盲目的跟着瞎跑，這是時權國家最理想最標準的國民，在極權國家，人民也有投票，可是投票，不像民主國家看做是權利的行使，而是當做義務的執行。投票不是決定政府的去留，而是一種熱烈擁護的表示。英美人民可以用投票方式，請邱吉爾羅斯福下台；德意人民，要想以投票方式，請希特拉墨索里尼下台，那是夢想不到的。英美人民，可利用投票，來決定將來的首相或白宮主人；德意人民卻沒有這種權利，希特拉已經指定戈林爲他的繼承人，墨索里尼也正在提拔他的女婿齊亞諾。民主國家有所謂公意或民意。是政府所重視的，極權國家只看得見獨裁者的意思，沒有所謂公意或民意。

第二，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極權國家是「人治」。所謂法治，有幾種意義：第一，政府權力的行使，應該依據法律，法律指明文的憲法，依據憲法而制定之法律，及共同承認而具有拘束力的政治習慣。第二、遵守法律是一種平等的義務，立法議員，官吏，

同人民一樣的要遵守法律，不能夠州官可以放火，不准人民點燈。第三，人民只有違犯依合法程序而制定的法律，經過合法的程序，纔能夠受處罰。上述三者，爲民主國家法治的一般情形。極權國家是人治，人的意志高於法律，正與民主國家法律高於人的意志相反。這裏所謂「人治」，不是「有治法」更須「有治人」的意思。極權國家的人治，是指國家乃以獨裁者與環繞獨裁者的少數人的意志而治理的。獨裁者的意志高於一切，除了「改變女子爲男子或改變男子爲女子」外，沒有一件事不可以做。人民的生死予奪，都操在獨裁者手中。極權國家也有許許多多的法律，但這乃以獨裁者的意志爲源泉。希特拉，墨索里尼沒有說過「朕卽國家」，但其宰制一切的威權，如路易十四泉下有知，必有相形見拙之感。墨索里尼在顯然與人民意見相反的情況下，驅不願戰之兵，以進攻希臘。希特拉亦僅以個人的意志，發動大膽的攻蘇。民主國家的人民，可以批評政府，如果批評踰越法律的範圍，當然可以依法受懲處。極權國家的人民，除了有勇氣見閻羅王或到集中營做苦役者外，是不敢對政府稍有批評的。聽說德國宣傳部長戈貝爾所喜歡的女明

星，她的丈夫便會因有猶太血種而被送到集中營的，這就是州官可以放火，人民不准點燈。

第三，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的政治機構，是建築在不同的原則上。民主國家實施「憲政」，憲政的意義，是政府的權力，要受憲法的限制，而政府各部門，要實行一種合理的分權，例如制定法律者，不能親自執行法律，執行法律者，不能同時有制定法律之權。這種分權、在消極方面，為防免政府因大權獨攬而流於濫用；在積極方面，則使政府各部門由於合理的分工，而發揮最高的效率。至於極權國家的政治機構，是採取「一權原則」，是實行「領袖主義」。希特拉同他左右的幾個親信，構成德國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大可暢所欲言，無所牽掣。民主國家，政府的決策，要先在行政當局與立法機關，取得協調，並觀察社會輿論的向背，纔能夠有所決定。極權國家獨裁者同其少數親信，便可決定國家的政策大計。德國的攻蘇，還不是希特拉同少數親信的決定嗎？由於政治幾構的不同，民主國家政府的決策，是比較迂緩，不像極權國家能夠於一朝一夕決定

的。在這次戰爭，民主國家所以處處落後，政治機構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不能適應戰爭，英國議會授權首相，美國議會授權總統，都是使政府有廣大的權力，能夠迅速應付非常的局面。極權國家，以舉國的命運，操在獨裁者同少數親信的手裏，迅速自然不錯，却是極危險的。德國在此次戰爭中的命運，也許就決定在攻蘇前夕希特拉同少數領袖的會議吧。

等四，現代國家都脫不了政黨政治，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是兩黨制或多黨制，極權國家則爲一黨專政。在兩黨制或多黨制，政黨對於選民，負有一種政治責任。如果一個政府在大選的時候，爲選民所推翻，這就是說多數選民不滿意現政府。一九四〇年羅斯福與威爾基的競選，個人的成敗事輕，民主共和兩黨的成敗事重。胡佛祇做了四年總統便下台，這是多數選民對於胡佛同他所代表的共和黨解決經濟恐慌不能滿意的表示。羅斯福能够做第三任，是多數選民擁護的結果。這很明白的表示，民主國家的當政者，對於外人民負有政治責任。極權國家的獨裁者，除了對「上帝」同他本人的良心負責外，

對於人民無任何責任可言。因爲或柏林或羅馬的當軸看來，人民是純粹的被治者。希特拉演說常說：「上帝同它賜予德國的領袖」，把自己與上帝相提並論；墨索里尼演說時，喜歡抬頭朝天，好像有受命於天的意思。極權國家的人民，儘管對政府不滿意，這種不滿意，與政府的去留並沒有關係，因爲政府對於人民，並不負有政治的責任。其次，民主國家因爲是兩黨制或多黨制，在朝的黨，承認在野的黨的地位與權利，不會利用政治上的權力，去加以壓迫。極權國家就不然，在一黨專政之下，其他政黨是絕對不許存在的。這裏應該注意的，極權國家的一黨專政，與中國在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是顯然不同的。訓政是軍政至憲政的階梯，訓政是手段，憲政是爲永久訓政是臨時的。憲政爲永久的。極權國家是以一黨專政爲固定的，永久的，終極的，一直到這種局面爲國外或國內的強力所推翻。

此外民主國家尊重法律範圍的權利與自由，極權國家則採取嚴格的干涉與管制；民主國家因爲言論自由，能够造成社會輿論，極權國家只看到政府千篇一律的宣傳；民主

國家注重個人的發展，極權國家則加以種種限制；民主國家可以和平的手段獲取及維持政權，極權國家則須倚恃強暴的方法；民主國家革命的危機少，極權國家則處處蘊伏着革命的火種；民主國家側重國際和平，極權國家則傾向侵略，謳歌戰爭也有顯着的不同。

十三、國民黨何以未完成民主政治

葉青

大家知道，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而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所以國民黨就成爲不可少的政黨了。因爲它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黨，以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爲任務之故。這是很明白的事。

然而今天竟有以國民黨不實行民主政治甚至不實行三民主義爲言的人。他們儼然以民主黨自居，以三民主義底正統派自居。其實這是政治爭鬥中的謠言攻勢。企圖以僞亂真。「國民黨是人民黨、民主黨、革命黨的民主黨和真正的民主黨。」這一點，我在「中國政治問題」第三章書詳細的說明，不容否認。至於國民黨之爲三民主義的黨，則是鐵的事實。我在很多地方說過，「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第十二章便是一例。所以國

民黨是主張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的黨，而且是其唯一的黨。中國找不出第二個來。

這並非僅就理論而言，實在也就事實而言。國民黨成立了五十年。它爲着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就奮鬥了五十年。辛亥革命、討袁運動、護法戰爭等等，不是很明白的例子嗎？而從十五年北伐起之由軍政而訓政，並準備憲政，同樣是明白的例子。誰否認這些事實，誰就犯了錯誤。國民黨對於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真是奉行不怠。

這裏，那些叫嚷民主政治的人也許要問國民黨何以到現在還未完成民主政治吧，既然國民黨是真正的民主黨，又爲民主政治奮鬥了五十年，何以到現在還未完成？當民國三十三年國慶紀念之時，有的人說：今年已三十三年了！言下不勝太息。又有人說：我在三十三年前講民主政治，在三十三年後還在講民主政治，話裏似有無限遺憾的樣子，很明白，他們底太息和遺憾都寓有責難國民黨的意思。彷彿中國經過了三十三年還未完成民主政治的責任，應由國民黨負擔似的。

確實，國民黨爲民主政治奮鬥，從民國元年起迄今有了三十三年還未完成，這是事

實。如果從它底與中會成立之年起，迄今則有了五十年，這也是事實。但還未完成民主政治的責任，是否應由國民黨負擔，我以為要把這三十三年或五十年的事實加以研究纔能明瞭，不能遽下判斷。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這表明他在五十九年前就已主張民主政治了。『至甲午中日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與中會，實行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銅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那時國內還沒有主張民主政治的人。因此，經過國父領導國民黨由與中會時期而同盟會時期，歷十七年之組織、宣傳、起義，而後纔有辛亥革命底成功。清廷傾覆了，民國創建起來。中國成了民主政治的國家。

現在沒有人來責難國民黨何以要經十七年之久纔完成民主政治的革命。這大概因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原是艱鉅工作，費時十七年並不算多吧。加以人是現實的，而辛亥底劃時代的作用又很大，誰還來管民國紀元前的功過或是非呢？但在有人責難國民黨不實

行民主政治或未完成民主政治的時候，我們却要指出國民黨從甲午年起以十七年底努力至辛亥而完成民主革命之一事。

國民黨在辛亥年把民主政治革命完成後，即從事於民主政治底建設。第一，確定中國爲中華民國；第二，頒布約法以作臨時憲法；第三，採用三權分立制；第四，於立法權設立國會，行兩院制，即參議院和衆議院；第五，於行政權先採總統制，後採內閣制；第六。規定人民權利，享有種種自由；第七實行民選代表組織衆議院；第八，承認多黨制，於國民黨外有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等，並得自由競選。因此種種，中國遂成爲民主政治的國家了。

當時，不僅東亞，就是亞洲，也還沒有共和國。日本立憲雖早，是君主立憲，而且遠不如英國，乃一半專制國家。所以中國實駕日本而上之。成爲亞洲唯一的共和立憲國家，真正的民主政治國家。它與美國東西輝映。在歐洲，於大國中只有法國與它相同。而中國底民主政治也是採取美國和法國的。這樣，國民黨不已完成了民主政治嗎？很顯

然地是完成了。

但是國民黨所完成的民主政治，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到民國二年，國會召集後不久便被推翻了。誰推翻的？北洋軍閥領袖袁世凱。他修改憲法，解散國會，把中華民國改爲洪憲帝國。民主政治連影子都沒有了。國民黨於是起而討袁。這從民國二年七月起。無如袁世凱兵力強大，討袁失敗。國民黨解散了，國父於是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全力從事討袁運動。由於袁世凱底稱帝引起國人公憤，卒於民國五年獲得成功。於是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約法，召集國會，大致還了原狀。

然而不久，張勳復辟，解散國會，廢止約法，中華民國又變成了大清帝國。這雖然爲時不到半月，卽爲段祺瑞所平；但是段祺瑞仍然拋棄國會和約法，而主張召集臨時參議院，修改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他隨卽設立安福俱樂部，包辦選舉，組織新國會，另選大總統。國父於是領導國民黨，爲擁護約法之運動。護法戰爭發生了。這雖以種種原因遭遇挫折；然而直系吳佩孚在打敗皖系段祺瑞後，解散安福俱樂部，廢止新國會，

驅逐其所選之總費，將黎元洪復職。孫傳芳主張依照法統，召集舊國會，其他軍閥亦表贊成。於是約法恢復，舊國會重開於北平。這是民國十一年的事。

然而曹錕覬覦總統，疑黎元洪圖謀連任，設法逐之。同時賄買議員，獲選爲總統。於是國會失其價值，議員與曹錕，以及吳佩孚，均爲國人所痛恨。國父於是通電申罪致討，主張北伐，並改組國民黨以增強革命力量。北伐之目的固在『覆滅曹吳』，但鑒於軍閥之新陳代謝沒有已時，所以北伐之目的『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後來國父雖齋志已歿，國民黨却完成了它。總裁率師北伐，到民國十七年獲得了完全勝利。

於是懲前毖後，依照國父在「孫文學說」中批評辛亥革命不應立即實施憲政之遺教，開始訓政，以六年爲期。中以統一戰爭和九一八事變之故，蹉跎歲月，未能按時召集國民大會，完成民主政治。但國民黨雖處於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局面，未嘗一日忘懷於民主政治之建設。訓政中之主要工作——地方自治，並未完竣，而制定憲草，籌備國民

大會，則却積極進行。它曾定期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實施憲政。這是鐵的事實。

不幸日本於九一八事變相繼侵佔東北四省之後，又發生七七事變，侵佔北方，想由此以征服整個的中國。於是總裁領導國人應戰，以抵抗侵略。此戰不僅爲中國亦爲亞洲之空前大戰，須動員全國底人力物力，真是軍務紛忙。加以日本是帝國主義，中國是被壓迫民族，其艱苦不難想見。因此，二十六年底國民大會之延期，是必然的。

現在我們且把抗戰中的情形看一下吧。由蘆溝橋抵抗到武漢撤退，真是戰爭緊急，沒有喘息底機會，由武漢撤退到太平洋戰爭，前方則淪陷廣大區域，後方則敵機普遍轟炸，弄得人民傾家蕩產，政府扶傷救死，整個陷於顛沛流離焦頭爛額之苦境。由太平洋戰爭到豫中戰爭，物價高漲，經濟問題異常嚴重。人民注意生活，政府注意物價，惟恐難關不能渡過。由豫中戰爭迄今，日本以大兵侵犯，企圖打過其大陸交通綫，於是河南、湖南、廣西相繼失敗，黔邊告警，戰局嚴重。目前雖然黔邊復安，而警惕戒慎不能鬆

弛一點。所以二十九年底國民大會之延期，又是必然的，而無可如何。

本年元旦，總裁昭告軍民，說：『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我在去年參政會開會時已說明此意。我現在準備建議中央，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這樣，原定於抗戰結束以後一年內召開的國民大會提前了。它將在抗戰之中舉行。憲法頒布，憲政施行，民主政治底建設便算完成。

從此種種可知國民黨不實行民主政治之說，是非常錯誤了。而民國元年以來經過三十三年國民黨還未完成民主政治之故，也就十分明白了。事實上，最先十七年是北洋軍閥破壞民主政治；最後八年是日本帝國主義阻撓民主政治，可見民主政治之未完成，在此二十五年中，實為內不統一和外不獨立所使然。而中間的八年，真是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更明白表現出內不統一和外不獨立的情形。訓政之少成就，實由於此。這是十分正確的結論。

那末三十三年還未完成民主政治的責任，就不應由國民黨來負了。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是共總理卽國父逝世後繼承他的總裁所領導的革命黨。它深知政治任務和時代問題之所在。所以它努力於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革命事業。因此，三十三年還未完成民主政治的責任，應由軍閥和帝國主義來負。它們是破壞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的罪人。而北洋軍閥還是直接破壞民主政治的罪人呢！不課責於軍閥和帝國主義，而苛責於國民黨，非但離開事實，而且喪失革命的立場。放開反動勢力來苛責革命黨，是錯誤的。

同時，完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爲統一和獨立，也就十分明顯。三十三年還未完成民主政治的原因，在於內不統一和外不獨立。這是歷史的教訓，不探求原因而徒然太息，徒感遺憾，是沒有用的。我們要採取科學的態度，理智用事。僅僅表示自己熱心民主，並不能解決問題。

國民黨深深知道原因之所在，所以它要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以解決民主政治底必要條件。十七年後的統一戰爭和二十六年後的抗日戰爭，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嗎？其實，

國民黨之內求統一，從民國元年起。國父底「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實在是一篇統一宣言。以後的護法和北伐，均常以統一爲言。其外求獨立，則北伐中之「打倒帝國主義」和九一八後之「收復失地」。是顯然的證明。中國如果不解決統一和獨立的問題，而欲完成民主政治，當然沒有可能。

但是不明白這種情形的人，反以國民黨不實行民主政治爲言。他們夢想在內不統一外不獨立的情形中完成民主政治。他們忘記了聯省自治失敗的經驗，忘記了九一八後日本侵略對於準備憲政的打擊，忘記了民元以來整個三十三年底歷史。他們除開空言民主外，無所作爲，確實他們是民主政治底空想派，要國民黨纔是民主政治底科學派。所以完成民主政治的任務，屬於國民黨。後之史家，自有公論。

我們已經說過，國民黨迄今尙未完成民主政治，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現在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中國現在的政治是訓政時期底政治，說它是未完成的民主政治，很有理由；說它不是民主政治，就大爲錯誤。

但是說中國現在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的人，實在很多，而且中國外國都有。他們底理由就是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認識。他們以爲民主政治是由人民自由組織政黨，再由各黨競爭選舉，以組織議會，監督政府。中國現在的政治不像這樣，所以不是民主政治。

持這種理由的人，還把實行他們所認識的民主政治的國家拿來作爲例證。那就是歐美，尤其那裏面的英美兩國。這兩國實行民主政治很早，制度鞏固，有典型底意義。他們常常拿這兩國來作標準，與中國比較。中國不像這兩國，當然比不上，於是結論就來了：中國底政治不民主。

其實，他們所認識的民主政治，根本就冇問題。顯然他們有所蔽，其蔽在固執着民主政治底某些現象而忽略其本質；並以爲那些現象構成的形態是唯一的形態，沒有別的种类；中國所需要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它；不承認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或其特殊內容和實踐計劃，這很顯然是一種傳統的民主政治見解，即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見解。拿它來衡論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不適宜的。

我以為要問中國現在的政治是否民主政治，必須明白：（一）民主政治的人民掌握政權為本質；（二）民主政治的很多種類，各國有各國底民主政治；（三）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而非其它；（四）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有其特殊內容和實踐計劃。只有明白了這幾點，纔能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是否民主政治的問題作正確的解答，否則是不可能。

為甚麼呢？

從民主政治底本質來說。民主政治所以異於貴族政治和君主政治，就在於人民掌握政權。所以要問中國現在的政治是否民主政治，當從這點入手。如果追逐於現象，不免有所偏，且「猶治絲而棼之」，並不能有一定的和正確的答案。因此，只有人民掌握政權纔是民主政治底標準。用以衡量中國，乃至任何國，都很適當。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從民主政治底種類來說，既然民主政治有種類可言，那就不能以某些國或某一二國底民主政治為尺度來測量中國現在的政治之是否民主政治。如果要這樣，就必須是所行

的民主政治與某些國或某一二國底民主政治爲同一種類纒行。否則就有擬於不倫之慨。所謂比較，根本不當。事實上，中國底民主政治是自成一類的。在今日的世界中，還沒有與它同類的國家。

從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來說。中國底民主政治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與歐美底民主政治有所不同。歐美底民主政治，除一九一七年後某些新興的民主政治國家而外，皆爲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人所視爲民主政治底模範，並常常稱述，且用以衡論中國的某一二國，是有代表作用的。中國底民主政治既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如何可用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作測量底尺度呢？這是不可能的。

從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來說，它有它底內容。因而表現出來的形態就不與別種民主政治一樣。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有議會，它則把議會底職權分解爲三；其議決法律的方面爲立法院，其監督政府的方面爲監察院，其代表人民的方面因而又有議決法律和監督政府之最高權力的方面爲國民大會。同時，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之實踐，分爲軍政訓政

憲政三期。在前兩期，對於中央政治不用選舉，於黨亦只有一個。而在後一期，則又不限於選舉，有罷免創制複決等。

明白了這幾點後繼來看中國現在的政治是否民主政治，就能排除成見，接近真理。從而中國現在的政治之爲民主政治，便很顯然。因爲明白了這幾點，傳統的民主政治見解就站立不住，而中國的實際情形便顯露出來。

十分明顯，中國是早已沒有貴族，沒有君主，今天又已沒有封建餘孽（大致如此）的民主共和國。它的政權，自北伐以來，都在人民手裏。因此，它實現了主權在民的思想。當然，事實上政權是由國民黨所掌握。但國民黨乃人民中最早就有民主革命覺悟的份子組織而成的黨。並且它有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之理論，辛亥革命和討袁護法之實踐。所以國民黨是人民黨和民主黨。它掌握政權，就是人民掌握政權，亦即代表人民掌握政權。因此，國民政府是人民底政府。其爲民主政府則很顯明。

自然，中國現在沒有選舉。但這不是國民黨不要選舉，實則選舉還規定於其義之中

。只因現在是訓政時期，所以還未實行。到了憲政時期，是不待說的。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沒有實行選舉，就說中國現在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根據訓政底理由與實行，這一點也不影響到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民的性質，同時也不影響到國民黨對於人民的代表作用。因為國民黨底政權是革命政權，即革命的民主政權，由「排滿」與北伐而獲得，為統一與抗戰所鞏固。只要人民贊成「排滿」與北伐，統一與抗戰，就得贊成它。這是必然要贊成的。

而且，國民黨底三民主義，是中國歷史底要求，因而是人民利益底所在。根據它定出的抗戰建國綱領，為抗戰建國所不可少。因此，這一切不僅人民擁護，就是別的黨派亦加以擁護。國民黨在這裏又代表了全國人民。其政治設施之合於人民底意志，則顯然。民主政治之人民掌握政權，並非個人掌握政權，乃是掌握政權的人依照人民底意志而行。所以民主政治有民意政治之說。現在國民黨能代表人民意志，其掌握政權之為民主政治，不很明白嗎？

從此種種可知中國現在的政治確定是民主政治了。一點也不錯。就把它拿來與傳統的民主政治比較，與歐美底民主政治比較，亦不失其爲民主政治。

試以自由而言。民主政治之所謂自由，包括身體、居住、遷徙、信仰、書信、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方面。如果這樣，則人所享受者已多。倘以自由有限制爲言，那便應知歐美底民主政治亦復如此。世界上根本沒有無限制的自由。歐美底民主政治是注重法律和秩序的。它反對騷亂，暴動，割據。共有此等企圖者，在中國感到不自由，到歐美同樣感到不自由。

當然，歐美對於自由的限制比中國爲寬。它們可以自由到隨便組黨，以致實行多黨政治的地步。但是民主政治的自由，初無必寬到隨便組織黨纔叫做自由的道理。蘇聯實行一黨政治，我們能說它國內就沒有自由嗎？否，它有宅底自由。因此它並不因其自由之限制較英美等國爲嚴，就失其爲民主政治國家底資格。宅底政治仍然是民主政治。中國又何能例外。

須知自由底限制之寬和嚴，與民主政治的種類有關。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寬於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在這裏，與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相似。中國的實際情形亦只能如此。國父在「民權主義」第二講裏，指明中國受壓迫，大家應犧牲個人自由，團結一致，以爭取民族自由，中國與英美等國不同。

現在可以把人們拿英美的民主政治來與中國比較的事說一說。這裏，我們不談民主政治的種類問題，單就它們同爲民主政治國家來說，還是可以的。因爲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與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同爲民主政治而有其一般性的緣故。

這樣，我們就要知道中國與英美的空間條件不同。英美二國，民族獨立，國家強盛，生產發達，教育普及。中國則剛剛相反，民族不獨立，國家不強盛，生產不發達，教育不普及。在這種情形下，叫中國的民主政治要像英美的民主政治一樣地壯大纔叫做民主政治，那就好比說瘠土的麥苗要像肥土的麥苗一樣暢茂纔叫做麥苗似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顯然錯誤。

再看中國與英美的時間條件吧。英美是近代國家，中國則還在近代化的過程之中。因此，英美實行民主政治已久，多者約三百年，少者亦有二百年，其制度業已確立而鞏固。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僅三十餘年，制度未確立，還處於革命時期，建設時期。在這種情形下，說中國的民主政治要像英美的民主政治一樣成熟纔叫做民主政治，那就好比，五歲兒童要像三十歲壯丁一樣高大纔叫做人似的。其爲不通，十分顯然。

明白這些，便可知道，中國的民主政治就與英美的民主政治相同，亦不能以英美的民主政治爲標準衡量中國現在的政治之是否民主政治。老實說，中國現在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在中國現在的形態，說它是未完成的民主政治，可以說；它不是民主政治，則不可以。

那些不明白這種道理的人，以爲中國現在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因此主張「實行民主政治」，有的則主張「立即實行」。其實，中國從辛亥革命起，就已實行民主政治了，現在仍在實行中。它要由訓政而憲政。說沒有實行，顯然與事實不合。我們只能說實

行還未完成。因此，「實行民主政治」的話應改作「完成民主政治」纔妥當。

老實說，以爲中國現在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顯然錯誤。如果其說能成立，那末中國現在的政治爲何種政治，便成問題了。你能證明它是貴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嗎？否。然則爲何？有的人說是獨裁，一黨獨裁，國民黨的獨裁。這是不明白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尤其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論之所致。而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不也是一黨獨裁嗎；何以你又把它稱爲最新的民主政治呢？

這裏，我想根本的解決要從民主政治與政黨政府的關係上着眼。說來話長，另行論究。我們就停筆於此。

（民主政治新論）

十四、民主、法治、與法律教育

翟楚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民主國家戰勝了軸心國家，它的最大收獲是民主主義戰勝了黷武和獨裁制度。全世界將在民主思潮中復蘇，這也是今後中國建國的唯一途徑。

民主政治曾經長期的奮鬥，推翻了專制政治，方得樹立起來。在一六四八年後，這種奮鬥，造成了「君主政體」與「共和政體」的衝突，在一八一五年後，這種奮鬥，造成了「正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峙；在一九一八年後，這種奮鬥，演成爲「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鬥爭。我以爲：戰爭的根芽，就潛伏在這種意志的矛盾與衝突當中的。

世界經過這一次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戰爭，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愛好自由尊重民意的民主國家。民主的呼聲，現在已傳遍了全球各地。同盟國家的勝利，在理論上，確是民主的勝利；但是在實際上，吾人對於民主在最近將來世界中的前途，尙有待於更大的努力，而不能過分樂觀。然而世界經過這次變動大毀壞之後，社會結構，經濟機構以及心

理態度，都不容許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存在。因為過去的史實已證明法西斯主義有一種破壞國際關係的力量；廢除議會方式及箝制輿論，法西斯的獨裁政治所帶給人們的，除戰爭外，沒有第二條道路。所以為根絕世界上一切的侵略戰爭，為保障人類的自由平等，為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民主的實行實有必要。

達到民主的條件很多，其中最主要之一，便是實行法治。法治與民主幾乎是不可分離的；沒有一個民主國家不是實行法治，同時在一個沒有健全法治基礎的國度裏，也決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

什麼叫做「法治」呢？簡單說，就是國家的一切政治行為皆有其合法的規範；是即依法統制之，依法服從之。「法治」和「人治」是對立的；雖然「法治」亦須「人」實施，同時在良好的「人治」之下，亦沒有良好的設施；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人治」的設施，終是暫時的，況「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這是「人治」的最大弱點。「法治」則不然，得其人固可以為治，不得其人亦不至於亂，它是有其一定的永久的規範。

然而實行法治亦非一蹴可達，其要素有三：即①完美的立法。②善良的司法，及③普遍的守法，此三者不可以缺其一。完善的立法，對於社會應負指導的責任，使生息在社會中的各個人，知悉何者應爲，何者不應爲。這種指導，一方面應注意社會的事實，即所謂人情世故；一方面應有一種社會的理想，以法律的方式而求某種理想的實現。但無論在那一方面，均應以社會的公共福利爲依歸，不當以個人或某一特定的集團底需要爲論斷。這就是今後各國立法的趨勢。次言善良的司法，法律的制定，既須賴完善的立法，但是法律的施行，則有待於善良的司法。如有法而不能行，是有法與無法等，且其流弊，更甚於無法，蓋法律之所求者，必期其實現，法律之所禁者，必期其棄滅，而後法律之目的乃達，法律之效能乃彰。所謂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故吾人不言法治則已，要言法治，則於完美之立法外，更須有善良之司法。善良之司法的要素有二：一、須建立一獨立完整之司法體制；二、司法者須具有豐富的學識經驗與高尚的品格。而後始能善用法律以維護正義。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正是

此意。最後，說到普遍的守法，法治的精義，可以稱之爲法律的統治。完美的立法，爲表現法律的功用；善良的司法，亦僅能發揮法律的效能，而普遍的守法，才能建立法律的權威。法律的權威建立以後，方可稱爲法律的統治。法律的權威固可導源於統治者的權力，但是這種權威，乃是「命令法說」的片面權威，缺乏正義觀念，僅能維繫於一時，而不能持之於永久。茲之所謂法律的權威，乃是淵源於人民的共同愛戴，而加以接受的一種法律統治的無上權威，誠能如是，則法治的國家，不僅須妥善制訂法律與運用法律，並且還須培養人民遵守法律愛護法律的精神。

我們當前正亟圖建設，勵行民主之際，關於完美的立法，似已類多具備；於善良的司法，則尚有未逮；至於普遍的守法，尤毫無基礎。此蓋由於我國社會中尙未養成普遍之守法護法的精神，亦由於我國法律教育未能完全達成其任務所致。所謂法律教育，應包括大學教育，職業訓練，及一般之社會教育而言。一般之社會教育在灌輸人民之法律知識與培養人民之守法精神；職業訓練在養成一般之司法人才，大學教育則應研究爲重

，旨在養成「法學家」。我國過去之法律教育，於社會教育及職業訓練皆屬罕見，而以大學教育爲主；然大學之法律教育亦係偏重於法官與律師之養成，意即直接運用法律，根據條文之解釋與應用，以維護人羣公益與社會正義。有時不肖之徒且不免玩弄法律竊害人羣。

目前我國大學內學術研究之空氣，至爲稀薄，各院系課程亦多充斥了技術的傳習；年來應用學科學生之擁擠，對於純粹學術之少人問津，這種風氣不僅有損於大學教育的發展，且有關於國家文化的進步。

蓋大學教育不能視同職業訓練，完善之法律教育，亦決不能以訓練「推檢」爲已足，必須進而培養「法學家」，從事於法學之研究，使國家立法理論與司法制度益臻完善，而後守法之習慣與守法之精神，自可漸獲養成。我國大學法律課程，曾經多次之研討與改進，舉凡科目，學分，授課時間，均有嚴密之規定，但就法律教育言之，終究距應有的理想尙遠。茲就管見所及，略舉一二，以就正於海內法律名家及教育賢達：

(一) 普通科學知識的基礎不夠。

(二) 專門科學研究之有名無實。

我國大學過去所謂預科制，今則預科制已取消，而以一年級修習有關之普通學科。法律系一年級之普通學科除國文與英文外，有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等，似於有關各科，皆已羅列，然以一年之時間，對此諸科之學習，僅能得初步入門而已。以言「知識的基礎」則仍嫌不夠；且各校一年級課章於此諸普通學科之外，更加以法學緒論與民法總則及憲法等科，學生之心理上，無形中遂有「主科」與「輔科」之軒輊，於是對普通學科基礎之準備，益見忽略。現在法律與其他科學不僅有不可相離的密切關係，並且法律的內容更爲充實，法律的領域更見擴大，因之普通學科知識基礎之不夠，更影響於專門法學之研究。根據教育部法律學系選修科目表，學生得就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比較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及其他科目，擇定專題，從事研究；但是由於法律科目的繁重，及普通科學知識的缺乏，學生的研究工作實極空虛而寡效。

茲試以美國爲例，美國之法律學院（School of Law）之學分學年係與醫學院相同，大學畢業或大學四年級程度始可進法律學院就讀，其非法學院之畢業學生尚須補習有關各普通學科；法律學院之修業年限爲三年，此三年之中，係完全爲專門學術之研究，使學生對法學有高深之造詣，故美國之法律學院，如以我國學制，高中畢業考大學之情形衡之，則其修業年限實爲七年，至少亦爲六年，而其對普通科學之教育則爲三年或四年。由此觀之，我國大學的法律教育，至少應延長五年，二年的普通學科之基本教育，三年的法律專門教育；藉以充實法律研究的內容，同時并提高大學法律教育的水準。總之大學教育，係以研究爲重。故吾人從事於法律研究，不僅以現行法之實用爲目的，且應以法律之改進爲己任。惟如此而後乃能奠定法治基礎，俾國家能在民主大道邁進建設。

十五、中國共產黨與民主政治

王 民

——并告美國朋友——

過去和現在，中國人和外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在某些方面，似乎還不够充分。例如近來共產黨，天天喊民主，鬧憲政，就有許多人，尤其是美國朋友，被它叫得頭昏腦脹，甚至爲它的虛偽宣傳，迷惑莫解。其實，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就和民主政治，絕對不能相容，它自來就在爲一黨專政，爲無產階級獨裁而鬥爭。共產黨所用的手段，所玩的花樣，儘管千變萬化，而這個根本目的，自始至終沒有變，也不會變。共產黨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反民主，反自由的暴力集團，怎能和民主政治相容共處呢？共產黨所想像的民主，不過是使無產階級獨裁，通過選舉的形式，取得憲法的根據而已。像英美各國那種政黨政治，他們從來也沒有想到，更永遠不會做到。共產黨的本質，決定了它的政治路線，也當然決定了它要反對民主，反對自由。愛好民主自由的朋友，

決不可把共產黨看作一個普通的政黨，妄想它能够爲民主自由而服務。

第一、民主政治是一種愛好自由的政治。在民主國家中，在合法界限內，任何人都

有政治自由，依照他自己的意思，去選擇，去競爭，沒有什麼強力，可以強迫他人去做不願意的活動。任何一黨，只能用合法的手段，去求取別人的「願意」和「贊成」絕對不能違反別人的「願意」，強制別人服從它的專斷。「自由」和「願意」被尊重，然後人民主政治上，才能作適宜的選擇，在適宜的選擇之下，然後才能產生「自然淘汰」作用，使最適宜的政治，隨時出現。民主和自由不可分；沒有自由，談不上民主。共產黨的本質，是一種絕對主義和強力主義，在絕對主義之下，「不是你克服我，就是我克服你」，它和一切人，一切的黨，絕對沒有相容并存的餘地。在強力主義之下，它不管別人願意不願意，不守「法」，不說「理」，一切決之於「力」，共產黨是穆罕默得的信徒，一隻手拿了紅軍刺刀，一隻手拿了馬列主義，不相信馬列主義，就要死在紅軍刺刀之下，沒有「選擇」，更談不上「願意」。共產黨的鬥爭方法，對外用「暴力」，對內用「格別烏」的恐怖，在共產

黨的統治下，不但沒有政治自由，就是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也沒有。在「黨性」之下，沒有了個人，談什麼自由意志？哲學也要服從「黨性」，那裏還有思想自由呢？共產黨若掌握政權，一切自由都要被埋葬，在政治上，必然要發生「反淘汰作用」，和「反選擇作用」。共產黨的本性如此，怎能和民主政治中的自由主義相容呢？

第二、民主政治是一種崇尚個性的政治。民主政治以人權觀念為基礎，而人權觀念則淵源文藝復興運動崇尚個性的思想，所以民主政治和個性主義分不開。民主政治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寬度，表現他自己的意志，發揮他自己的天才。這種寬度越大，人民的表現和創造也越多，而這些不同的表現和創造，就能引起不斷的進步，民主政治好比一塊自由的園地，在這塊自由的園地上，各種各樣的花卉，都可依照其本性，開放各種式樣各種顏色的奇葩。這些各種不同的樣式和顏色，構成自然的和諧，而這種自然的和諧，也就是民主自由的象徵。共產黨的本質，是全體主義和物性主義。在全體主義之下，人性不被尊重，所以共產黨只談「黨性」，不談個性，並且用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抹煞個性，斲喪個性。他們自來就拿了一個模型，去融鑄個性不同的人，使所有人的頭腦與活動，都爲機械的，齊一的公式所支配，絲毫不能自由發展，使人人失去個性，成爲清一色的世界，試問這種政黨，與民主政治中的個性主義，如何相容？

第三、民主政治是一種重視調和的政治。民主政治以個人爲本位，以權利爲中心，各個階層的人民，爲了主張其自己的權利，就結合成爲政黨，許多政黨在一起相競相爭，於是全體人民的利益，方能獲得調和的發展。在民主政治中，任何一個階層人民的利益，都不許佔據第一位，必須照應着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利益，作調和的發展，爲了這個原故，所以任何一黨，永遠主政，以防獨佔。民主政治的好處，就在大家都能忍讓幾分，更番主政，以取得政治上的調和，所以民主政治的面目，總是溫和可親、雍容有度，不獨佔，不專斷，不執于一端，不趨于偏激。共產黨則不然，它天生有一種獨佔性，「有便全有，無便全無。」唯其如此，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成爲共產黨的政治典範了。共產黨理想中的政治，是無產階級獨佔的政治，是要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政黨

，造成工人國家，有獨佔，無調和，這種本性，和民主政治中調和主義，又怎能相容？

第四、民主政治是一種尊重國性的政治。在民主國家中，真正的民主政黨，無不聽本國人民的命令，維護本國人民的利益，它們都是國家性的政治集團，不是國際性的政治集團。政黨間的競爭，若不以本國人民的利益為主，便得不到人民的擁護，便不能掌握政權。唯其是國家性的政治集團，所以在和平時代，政黨相爭，不致毀損國家的權益，一旦對外有事，彼此又能捐棄黨見，在拯救祖國的號召下，精誠無間，團結起來，民主政治若不是以「國性」為基礎，那是多麼危險的事呀！共產黨是一個國際性的政治集團，是超國家的政黨，它的政治目的不在維護國權，主張民利；乃在促進世界革命。共產黨所接受的，是國際的命令，不是本國人民的命令，它為國際而存，它為國際而活動，它用的不是本國人民的金錢，乃是國外的津貼。在國際命令之下，它無所不為，甚至可以出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來作陪殉世界革命的禮品。這種政黨若得勢，國家不滅亡，也要分裂。共產黨鬧民主，不過想在民主的掩飾下，進行奪取政權和分裂國家的企圖，

絕對不會忠於民主的。由此可知，共產黨的國際性，和民主政治中的國家性，又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兩個東西。

總之，民主政黨具有相對性，而共產黨則具有絕對性，所以民主政治天然不能容納這種絕對性的政黨，共產黨也天然不喜歡民主政治，共產黨與民主政治不能相容，猶如水火一樣。在民主政治基礎鞏固的國家，共產黨絕對不能得勢，所以還可以讓它自生自滅，至於在民主政治還沒有充分發展的中國，若不加意防止，共產黨也有畸形發展的可能，而中國共產黨的畸形發展，就象徵着中國民主政治的衰敗和死亡。共產黨本來已具有極權性和國際性，而中國共產黨更佔有地盤，擁有武力，怎樣也不可以與英美各國的共產黨，等量齊觀。英國工黨拒絕共產黨加入，已指出共產黨的特性，而中國共產黨對於那些特性的發揮，則更爲利害，更爲徹底。愛好民主幫助中國的美國朋友，應該認清中國共產黨的本來面目，提高警覺性，千萬不可爲共產黨的虛偽宣傳所迷惑，所欺誑！

十六、共產黨反民主

葉青

中國共產黨今天大叫民主，彷彿它是主張民主的黨一樣。因此，有些人爲了民主而相信它，至於加入。有些黨，特別是以民主爲商標的，則無條件地跟着它走。究竟它是甚麼樣的黨。對於民主的態度如何，必須弄一個清楚。

據我所了解的來說，共產黨不是民主的黨，而是反民主的黨。我以爲共產黨反民主正同共產黨不愛國一樣，是十分自然和十分明白的事。讓我作一個相當充分的說明吧。

共產黨是共產主義的黨，目的在奉行共產主義。此共產主義即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所以共產黨以馬克思爲理論宗師。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表現出非常明白和非常貫徹的階級爭鬥思想。他完全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反對有產階級，並且把近代的一切文化都看成是有產階級的東西。但是他沒有反對民主政治。他主張共產黨援助民主黨，與之合作。而工人革命底第一步在把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時，就是民主政治底勝

利。這樣的革命當然意味着現成國家機關底奪取。那末馬克思就贊成民主了。所以在第二國際下崇奉馬克思的黨，有很多以社會民主黨作黨名。

但是後來馬克思分析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以爲『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關便運用它來謀自己的利益。』（「法蘭西內亂」）。要怎樣呢？他在同年四月一封信裏說他在「拿破侖第三政變」一書底末章就已指明『法國革命底下一次企圖，不再像從前那樣，把官僚的和軍事的國家機關從他人手中轉移過來，而是要破壞它。』以後怎樣辦呢？他以爲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在一八七五年寫的「哥達綱領批評」上說：『在資本社會與共產社會中間，有一個由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過渡時代。與這個時代相應的是一個政治過渡時代，所謂國家不是別的面僅爲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至於無產階級專政是甚麼樣子，與民主有甚麼關係，馬克思沒有說及。這當然無損於第二國際下的各黨之一面主張社會主義一面主張民主政治了。

共產黨不然。它是第三國際下的黨，——第三國際雖不存在，但它異於第二國際下

各黨的地方却仍舊存在，即它於崇奉馬克思外又崇奉列寧。它之崇奉列寧與崇奉馬克思一樣，所以把馬克思主義改稱為馬列主義。列寧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並付諸實施。他在俄國革命後便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國際底理論家考茨基，曾著書批評。他說：『按字義看來，專政可作毀滅民主的意義講。』他以爲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統治形式，而是凡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地方必然發生的狀態。』列寧對於考茨基亦著書批評。他除針對地反駁外說：『專政是直接根基於權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用武力獲得並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地壓迫有產階級的政權。』所以『專政就是這一階級以革命的暴力壓服其他一階級的『狀態』，這正像『陣中之蟲無地可逃』一樣。』『至於說到『狀態』與『統治形式』的區別，……：正像我們分別一個人的愚蠢的『狀態』與『愚蠢的形式』一樣的滑稽』（「革命與考茨基」）。

這樣，專政就不民主了，而且與民主相反。看吧。『專政是直接根基於權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是『以革命的暴力壓迫其他一階級』到『無地可逃』的狀態。這

不就是專制或獨裁嗎？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制或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制』一語，國父曾經用過。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說：『在中國農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專制使用不着。』所謂『無產專制』，不是『無產階級專制』之簡稱嗎？『無產階級獨裁』一語，五四以後甚爲流行。中國共產黨就用它來譯西文之『無產階級專政』一詞。其在一九二八年開的六全大會，於「政治決議」中，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就說是無產階級獨裁。對於蘇聯，稱爲『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而自共產黨改變政策以來，大叫民主，迄今一貫地把專政與民主，獨裁與民主看爲相反的概念。它常說『國民黨一黨專政是不民主』，『法西斯獨裁是不民主』一類話。常又說『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獨裁是反民主』一類話。這是很明白的事實。

那末共產黨主張無產階級獨裁不就是共產黨反民主的證明嗎？所以它反對獨裁是反對法西斯獨裁，而却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前已說過，無產階級獨裁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因爲共產黨自命爲無產階級政黨並認定無產階級

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的緣故。所以共產黨反對專政或反對一黨專政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却主張共產黨一黨專政。總而言之，簡而言之，共產黨主張獨裁，主張專政。那末共產黨反民主就很明白了。

這是對的。就是共產黨亦只有承認。但在列密則不以爲然。他說：『這個論據首先就運用『一般的民主』和『一般的專政』的概念，而不提出關於一定的階級的問題。問題之如此提法，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似乎全民的提法，就是直接侮辱社會主義底基本學說，即階級爭鬥學說。』（「關於有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依照這個學說。『講到一般的『民主』，……却絕對不能忘記樣樣的設問：『爲的是那一個階級？』……』（「革命與考茨基」）。同樣，講到一般的專政，也是『絕對不能忘記這樣的設問』的。這也合於事實。因爲『在各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間，只能說階級的民主，決不能這純粹的專政或一般的專政。『沒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總是具體的。』（「兩個策略」）。

因此，民主在列寧有兩種，即有產階級的民主與無產階級的民主。通常所說的民主，就是從十七世紀底英國革命經過十八世紀底法國革命而瀰漫於全世界的民主，屬於前一種，其具體形態通常為代議制，主張三權分立。後一種底具體形態則為蘇維埃制，主張三權合一。專政在列寧亦有兩種：有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它們底具體形態為何？在列寧則仍不外於代議制和蘇維埃制之二種。那末專政與民主便相同了。列寧以為二者可以統一。他在一九〇五年主張的『工農專政』之為『民主專政』（「兩個策略」第六章），便是證明。因此，『有產階級民主就是有產階級專政』（「提綱與報告」）。反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這不僅單靠對立物統一律之辯證法的觀點，而實因事實上階級對階級的統治是專政，在其自身則為民主。換成別的話，統治階級實行統治時對於自己階級是民主，對於被統治階級是專政。

這樣，我在前面說共產黨主張專政而反民主的話，在列寧就是共產黨主張民主而反專政了。因為共產黨主張的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為民主，

所以共產黨主張專政就是主張民主。無論如何，共產黨是不反對無產階級民主的。那末共產黨所反的民主必爲有產階級民主無疑。有產階級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爲專政。所以共產黨反民主就是反專政了。無論如何，共產黨要反對有產階級民主。所謂有產階級民主，就是通常所說的民主或民主政治。它包括有民主共和國、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而這一切，列寧都以爲是有產階級專政。他說：『民主共和國、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事實上就是有產階級專政。』（「論『民主』和專政」）。主張無產階級民主，反對有產階級專政，便是階級爭鬥了。

這要共產黨主張蘇維埃纔行，因爲無產階級民主採取蘇維埃制。所以只有共產黨主張蘇維埃，方可表明宅底主張專政是主張民主，因此也方可表明宅底反民主是反專政。然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主張蘇維埃。它還在二十六年九月就已公開宣言解散蘇維埃了。從此以後，它以實行民主政治爲中心口號。其實，早在二十五年九月，宅便以民主共和國爲口號了。到今天，宅主張代議制。政治協商會議修改憲草，以代議制更換五

權制，它是共動議人之一。二中全会堅持五權制，它則竭力反對，爲代議制辯護。所以共產黨叫喊的民主，是有產階級民主，並非無產階級民主。

而且，列寧底理論如前所說，卽由階級爭鬥出發，以爲民主有階級性，若非有產階級民主，便爲無產階級民主，沒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卽一般的民主或純粹的民主，——這樣的理論，是完全不適合於中國的。因爲它要在階級分化明瞭，有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底情形下，纔說得通。而階級分化明瞭則有賴於資本主義底發展。所以列寧底理論只適用於資本社會底中期和末期及其與共產社會間的過渡期。中國現在呢？依毛澤東：『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論聯合政府」）。所以它還是『半封建的社會』（「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半是封建，那一半呢？當然是『太少』的資本。所以中國現在處於資本社會底初期。每個社會底階級爭鬥，是一個辯證法的發展過程，由對立物統一而對立物分裂而對立物再統一。資本社會底初期，相當於對立物統一底階段，所以階級分化未明瞭。此時底民主沒有階級性，而是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這怎能說沒有一般的民

主或純粹的民主呢？今天的中國，是可以有的。

果然有了。這就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其民權主義爲世界上最進步的民主理想。同時它又是民族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乃一種真正的全民政治。這種民主在資本社會初期的中國實行起來，就是一般的民主。很顯然的，當着階級分化未明瞭之時，民族是整個的，有全民可言。當着資本主義未發達之時，民生是需要的，由此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便不再走資本主義道路，將來亦沒有階級分化明瞭的時候，永遠都有全民可言。所以中國需要民主——三民主義的民主，就是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不用說，實行它的黨是中國國民黨了。這個黨當然是民主黨。所以天真爛漫時代底中國共產黨，也把它叫做『民主派』、『真的民主派』、『革命的民主派』。（「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

這樣的民主，列寧不認識它。雖然他曾把三民主義看成『革命的民主主義』，但又把它看成『有產階級』的民主，（「中國底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仍然是不認識它。因此，

中國共產黨也就不認識它了。共產黨對於三民主義的態度完全是抄襲列寧。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書上表示得很明白。他把三民主義放在有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然而共產黨在宣言「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以後，講起民主來，又拋棄民權主義，拋棄三民主義的民主。其實，不只拋棄，而且反對。共產黨一貫的手段是利用三民主義之名，反對三民主義之實。它詆毀訓政，批評權能分職，取消國民大會。修改五權憲法。它以爲這些是「破產的政治理論」（「新華日報」三月二十四日）。凡此不又證明了共產黨反民主嗎？它反對三民主義的民主，卽一般的民主、純粹的民主。

當然，共產黨也主張民主。可是它所主張的民主是代議制，詳言之卽國會制和內閣制那一套。而這正是列寧所說的有產階級民主。共產黨對此有明白的承認。它在它的「全大會宣言」中亦說得很清楚。毛澤東在他底「論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二書中亦說得很清楚。這種有產階級民主，列寧以爲就是在它「較之中世紀制有偉大的歷史的進步作

用』時也』常常是而且在資本主義下不能不是狹窄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對於富者則爲天堂，對於貧者則爲陷阱，則爲欺騙。』（「革命與考茨基」）。把牠與一般的民主相比，實在是不民主。何況還是有產階級專政呢？所以前面說共產黨反民主的話，並不因共產黨主張民主而失其意義。

老實說，共產黨主張民主就是共產黨反民主的表明。因爲它以無產階級政黨自命，而又實行階級爭鬥，其主張有產階級民主之非出於誠意，則很明白。前述二全大會宣言說：『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觀此可知共產黨主張民主是利用民主了。但『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共產黨二全大會宣言），怎麼辦呢？那時『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同）。這就是說反對民主。所以共產黨主張民主中包含有反對民主的因素。這不又表明了共產黨反民主那一回事嗎？

現在來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本來的主張，也就是它底目的，它底理想。依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而依前引共產黨二全大會宣言看來，民主屬於有產階級，專政屬於無產階級。共產黨在中國的主張是由民主到專政。但因民主是手段，專政是目的。所以只要民主一成功，共產黨便立刻『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但在實際上，它不待民主成功便開始其第二步奮鬥了。於是民主便成口號，專政乃為實際。所以共產黨主張民主是一種商標作用，它底貨色却是專政或獨裁。人們常說它『掛羊頭，賣狗肉』，很有理由，這是它底慣技。

以上所說，並非純粹的邏輯推論，而有其客觀的歷史事實。共產黨在北伐時代大叫民主。它在它『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說：『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够建立民主政治為止。』但北伐還沒有成功，它就企圖實行列寧在『兩個策略』一書中所主張在『工農專政』，後來軍閥雖覆滅，然而建立民主政治的工作並未完成，方纔在三民主義民主底軍政訓政時代，它

就開始了『工農專政』底事業。一九二八年六全大會底政治決議說：『中國革命的動力已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所以中國革命底任務是『建立蘇維埃工農民權獨裁制』。這就是它在江西所幹的那一套。所謂『工農民權獨裁制』，即列寧底『工農專政』。列寧以爲工農專政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六全大會亦像這樣說。但它在江西所做的與俄國革命後所做的相同，實爲無產階級專政或無階級獨裁。它公開主張獨裁了。共產黨反民主的真相便大白於世。

(和平日報)

十七、實踐政治民主的步驟

中央日報

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容忍退讓的精神，促成會議的五項決定。其目的之一，是在引導共產黨走上和平統一民主建設的道路。換句話說，政治協商會議的價值，在於化非法為合法，而循合法的軌轍，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保持抗戰成果，開始和平建設。

不過，解決共產黨問題，只是政治協商會議及其協議案的一個目的，並不是唯一的目的。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結束戰事開始建設，是國民政府預定的步驟，也是全國民眾一致的要求。國民政府有實踐自己預定步驟的決心，也有適應民眾一致要求的責任。共產黨如能開誠合作，加速國家統一政治民主的進行，固為政府所期待，民眾所祈求。共產黨不願合作，甚至成爲國家統一政治民主的阻礙，政府也不能改變自己的決心，忽視民眾的要求，放棄其對民眾所應負的責任。

政府對共產黨的期待，不可謂不殷。但是他堅持「不在協商中與國民黨解決問題」的方針，定期必延期，定案必翻案，以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及在召開國大以前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賢達參加的共付和平建國綱領於實施，政協所定的政治民主步驟，爲其拖延政策所破壞。這是政府引爲遺憾的事情。政府爲了促起共產黨的反省，更限定日期，務必在談商中解決問題。但是十五天限期是過去了，八天的限期也過去了，共產黨仍沒有改變其拖延政策的迹象。政府迫不得已，纔毅然決然公佈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使政治民主步驟必於實踐，又再拖延。

憲政是全民共循的軌道。在這一軌道上而，各職業各階級的民衆如有紛爭，可以共同研討，取決多數，構成政策，交政府實行。而政府的首長也就是全民依於法定制度選舉出來的。有了這一軌道，各黨派更沒有訴諸武力的必要，凡訴諸武力以劫持民衆顛覆政府者，必爲全民所共棄。國民政府爲了開闢全民共循的憲政軌道，奮鬥了五十年，決不肯因爲那玩弄策略而缺乏誠意，迷信武力而自無民治於黨派所梗阻而動搖停頓，使九

切之功，虧於一篑。

我們希望國民政府下決心實踐這預定的步驟。倘如共產黨能披肝瀝胆，解決當前最迫切的軍事問題，特別是駐軍地區與統編方案，則政協決議可望圓滿實行。即令共產黨仍然自外於民主，自棄於民族，仍然「不與國民黨解決問題」，則憲法草案的完成，政府基礎的擴大，國民會詳的召開，根本大法的制頒；亦當一一實踐。如事勢之發展，使政府走上後面一條路，共產黨縱或起一時的紛擾，然而全民共循的民主法治軌道既已開闢，他仍然會回到愛國的民主路綫。這是國家之福，也就是民主政治之光。

談商而不解決問題，則談商不過是治絲益棼。不如立定脚跟，打開民主法治之路。我們深信，只要是中國國民黨存在一天，共產黨雖欲叛國而不可能。只要是中國國民黨存在一天，共產黨雖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可能。除了回到愛國民主之路而外，他又走到那裏去？

過去九個月，我們把和平統一民主建設全副的希望，都寄託在共產黨的身上，追蹤

尋覓，一無所得。我們比之於大戈壁沙漠上面的旅行，與其追尋水草九個月而不可得，不如就地掘沙鑿井，孜孜不倦，總有發現泉源的一日。我們希望政府孜孜不倦，爲開闢民主法治之路而努力。恰如沙下泉源既達，行旅從此得安身之地一樣，民主法治之路既開，國脈民生都有和平安定的基礎。

世事無萬全之策。求萬全者無一全，徒自陷於畏首畏尾的窘境。我們必須知道萬全主義就是失敗主義。由訓政到憲政，由戰爭到建設，其間必有許多的險阻艱難。失敗主義固使我們灰心短氣，萬全主義亦將使我們瞻顧徘徊。我們希望政府勇往直前，實踐既定的步驟。

(社論)

十八、真民主與假民主

民主日報

民主政治是政治制度的極則，同時也是現在世界政治的主流，它可以振襄起弊，可以轉弱爲強，可以防止少數人專權恣慾縱奸濟惡。民主政治確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是政治上自然的法則，民主政治的本質，原是無可非議的，唯其民主政治是濟世良藥，救國靈方，所以忠誠謀國者欲求民能主政，必先教以主政之道，循着一定的途徑，完成民主的建設，而陰謀劫奪以成篡竊之禍者，則利用民主，把民主當作爭權奪利的一襲糖衣。

民主政治是一種理想，是一種原則，我們要談民主必須先有正確的解說。句句民主，一切封建餘孽民族敗類，都將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場，盜用民主的名義，曲解民主的真諦，民主自由，也就變成各式各樣毀法亂紀的掩飾，割據地方，自由擴編軍隊，這是軍事民主；吸收現金擅自發行鈔票，這是財政的民主，囤積居奇操縱物價，這是經濟的

民主，攻擊政府，造謠中傷，這是言論的民主，武斷鄉曲，魚肉小民，這是社會的民主，鼓動風潮，威脅師長，這是教育的民主，運毒走私，危害民生，這是貿易的民主，無票看戲，到處胡鬧，這是人身的「民主」，舉凡一切便於私圖的言論行動，都叫做「要求民主」，而真正主持正義維護公道的意見，都叫做反民主，某些陰謀份子則更假借民主，對羣衆則激之怒，誘之以利，臨之以利害，使之情感衝動，橫流沖決，不可遏制，以供利用，對政府則強之以難題，脅之以包圍，迫之以武力，逼之以無理使其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以期釀成慘案，作爲黨爭口實，這些自然更是所謂「民主運動」的精彩表演。

「民主」一到了中國就變了質，擾得天翻地覆，我們深惡「紫之奪朱」，少數人玩弄的假民主，摧毀了多數人需要的真民主同時我們更爲那些不瞭解民主，人云亦云，把民主濫用到超越法執的無知者，可憐亦復可痛，前者須要促起社會廣泛而深切的注意，辨別真偽，當心陷阱，後者，須要立速普遍推行民主的教育，使他們了解民主的真義，了解民主不是一個人或任何派系當作利害取舍的工具。

我們熱望當局能發動一種有關民主政治的社會教育運動，俾在此一運動中，能肅清那些專門販應品賣假藥的「民主」騙子，並培植民主政治迫切需要的守法精神。

（社論）

十九、民主的危機

世界日報

據華盛頓十五日路透社電訊，杜魯門總統曾在華府向泛美聯合會理事會發表演說，他除強調聯合國的重要性，及如何剷除戰爭的經濟因素外，曾特別指出：「民主今已成爲各地自由人民爭取更佳人生之口號」。無疑的，現在這一個時代乃是民主的時代，任何一個不民主或反民主的國家，是不能存在於今日的世界的。勿庸諱言，中國在民主化的進程中是一個落伍者，換言之，我們的一切一切都是不民主。可是正因爲我們過去沒有走到民主的階段上，所以民主才成了我們全國上下一致的要求，才真成了我們爭取更佳生活的口號，並且這個口號也確實普遍到任何一個角落。那麼，好了，舉國上下既都要求民主，盟邦各國也都希望我們民主，再看看國內外的客觀環境，中國也確實需要民主，而執政的國民黨不僅五十餘年的革命奮鬥是爲了實現民主（民權），現在還口口聲聲的要提前結束訓政以實現民主政治。這樣，國人以民主相要求，友邦以民主相期許，政

府以民主相宣示，黨派以民主相號召，在這樣的一種優越環境之下，這個民主的寵兒豈不是早就應當呱呱墜地麼？可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儘管民主的口號叫喊得響徹雲霄，催促民主政治早日降臨的人們也都迫不及待，無而因了環境之日趨複雜，這個未出母胎的嬰兒即已百病叢生，弄成一種難產的局面，又因了催生的人都別懷歹意，說不定這個久盼的小兒還要臨盆夭折。

因為第一，在當前的民主運動中實際伏着一個絕大的矛盾。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民主，所謂憲政都是經過很長時間的孕育培養才能逐漸長成的，就像現在英美式的那種政黨政治，雖然還沒有達到理想的境地，然而也經過了幾百年的長期演進，逐漸的完成各種必備的條件，而後始有今日的形態，如果沒有他們那種高度的經濟基礎，法治精神，基本道德和普及的教育等等，則高度的民主政治是建立不起來的。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人中瞭解這個道理的第一人，所以他在建國程序中規定了一個訓政時期，這顯然是要以人力來完成實施憲政的必備條件。但不幸這種訓政工作是失敗了，不管失敗的原因何

在，而政府沒有把訓政時期應作的工作作好則是事實。等到這個民主的大時代突然降臨之後，一時內外的要求竟變成了一種無比的壓力，結果只好臨時抱佛脚，周章應付，這樣，自然就免不了要捉襟見肘，寒僮畢露，而一般對民主毫無信心毫無誠意的集團或個人，便都看準了這個政治機會順手拿起這一個金箍棒作爲打擊政敵的工具，於是你也叫喊民主，我也叫喊民主，彷彿今天一宣布民主，明天就可以一步登天！大家雖然也明知道真正的民主不能一蹴而成，可是大家爲了各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不得不放此瀾天烟幕，並且也就在這種烟霧瀾漫之中，出現了所謂「人民政權」，「民主政府」，「民主聯軍」等等的鬼怪。嬰兒還沒有降生，而邪魔業已附體，則這個小生命的前途如何能不令人憂慮！

第二，在當前的民主運動中還隱伏着一個絕大的危機。民主不是一個單純的口號，也不是一個政爭的工具，如果根本不相信民主，甚至根本否認民主，但爲了一時的政治目的而策略的來高呼民主，這對於民主運動的本身是危險的。因爲現在的民主政治，實

實際上就是政黨政治，在政黨政治中不管所行的是兩黨制，三黨制，或多黨制，也不管各黨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是如何不同，惟對於立國的根本精神却都有一致的信仰，並且都要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從事合法的政治活動，以爭取人民的投票擁護。得到了多數人民主擁護，便馬上掌握政權，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擁護則只有乖乖的將政權交給對黨。絕對不允許任何一個政黨以武力強制貫徹其主張更絕對不允許某一政黨時時想以武力奪取政權並進而顛覆立國的根本原則。唯獨各國的共產黨是例外，如我們在十二月社評中所指陳，共產黨的第一特徵便是否認民主。極端左傾的拉斯基教授曾說：「共產黨認為民主主義爲小資產階級的詭計，對於獨裁愛好，並已染及其內部組織，故共產黨的政策，不是由其黨員所決定。」並且他們又都是只知有蘇聯，而不知有國家。「自動的遷就想像中的蘇聯意思，他們孤立於那些小小的囚室中，所思所言，都是陌生的謔語，已完全與正常男女的思想與願望格格不入。」他們既都根本不要國家，否認民主，可是現在爲了要利用這個民主的潮流，又不得不高喊民主的口號。例如中國共產黨其所以要奔走呼

號拚命叫喊，正是因爲現在中國還不是民主，而且一時也建立不起高度的民主，這樣便可以使「橋淮踰而爲枳」，從開始就製造成他們所希望的民主（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如果真能實行英美式的民主，而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時，則他們不僅要罵你是「沒有常識」，罵你是「放屁」（昨日新華日報罵大公報語），罵你是「小資產階級的詭計」，而且要遵照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指示，對於那種代表少數剝削者利益的，可憐的，虛偽的，狹隘的，謙詐的民主政治，應以暴力推翻，而代之以「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用以完成「走向共產主義的政治轉變」。這便是他們「愛好獨裁」的理論根據。所以他們雖在高喊民主，然而民主對於他們只是口號，只是策略，不但不信仰，而且在詛咒痛恨。他們雖然在痛罵法西斯，但是在組織與作風上却並無二致，正如同一個祖師爺所傳授的紅黃兩教是一樣，儘管彼此門戶森嚴，勢若水火，然而根本的來源則是一個。

總之，中國的民主運動實在太不幸了，負有執行完成民主準備工作的政府，因了種種原因，不能將應做的工作做好，現在又不得不潦草塞責，張皇應付；一般對民主確有

信心的個人或團體，在這種龐雜混亂的氣氛中，亦無由表達其意志或從事正當的政治活動，唯獨那些根本反民主和對民主無信心的人們，反到都在大聲疾呼的到處叫囂，都在利用着這塊金字招牌進行其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這一個嚴重的矛盾和危機如不能及早剷除，則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二十、政黨應有的作風與條件

和平日報

蔣主席前日答外國記者問，曾謂「余個人甚願中國各黨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設國家」。這句話，充分表現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領袖願領導其黨員與其他黨派合作建國之真誠。中國國民黨致力革命逾五十年，其中領導抗戰凡八年而獲得最後之光榮勝利。國民黨因革命而取得政權，並經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保障其政權之合法性。國民黨不僅為執政黨而且為全國之第一大黨。但它絕不因本身條件之超越，而不尊重其他黨派，反之，在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中，國民黨對其他黨派，曾作出人意料之最大讓步，此種天下為公之態度，已獲得中外人士之一致讚揚。如果其他黨派能够接受並體驗這種合作的真誠，相信中國將不致再見以黨意抹煞民意，以黨派利益威脅國家民族利益之現象，而且可能辦到以黨派合作代替黨派鬥爭，為政黨政治闢一條新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以為應注意下列幾點：

第一、政黨須充實本身之力量。對於政黨的看法，在倡導階級鬥爭論者，固然謂「政黨爲階級之頭腦」，然而站在民主政治之立場，則政黨可以說是政見相同之人士的結合，由此表達一部分選民之意見。所以在組織方面必須健全，而其主張必須確實爲一部分選民所擁護。它絕不是供少數人因緣時會，藉以獲得政治地位之工具。中國目前的若干黨派是否均已具備現代政黨必具之條件，是否不藉重本身以外之力量，本文暫不具論。惟今後各黨派既已在法律上獲得平等的地位，新黨的產生及舊黨的擴大，自爲應有的現象。甚盼各黨各派在組織上，能日趨於健全之程度，力避本身正當組織以外之活動，這樣方能達到民主政黨之正軌。

第二、政黨須自己尊重信譽。政黨政治本爲「選民選擇」之政治，所以民主國家之政黨絕對重視自己的言行，一言一動，必須表現最大之誠意，政黨代表人物所作之諾言，決不輕易有所改變。如以此推論到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就執政黨而言，它已經作了多方面最大之讓步，並正在逐步實施，這是應該的，那末，在在野黨方面，尤其是中國共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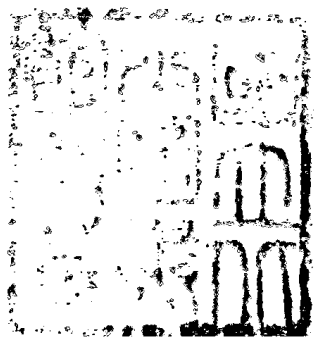
黨，它既經審慎考慮，與各方成立種種協議，自然應該同樣切實負責履行諾言。例如交通的恢復，軍隊的整編，我們希望今後絕對不會再發生任何理由，使實施遭遇困難。一個政黨，無論是在朝或在野，必須自己尊重才能獲得人民的尊重，這個認識異常重要。

第三、政黨必須具備民主作風。中國既已走上民主政治之大道，每個黨派都應該具備民主政黨之作風：即一、無論為一個大黨，或者一個小派，或者一個黨派的聯合，必須自己有特定的主張，方能具備獨立的黨格及獨立的生命。同時作為一個黨派，還要保留自己獨立的行動。如此，纔能為人民所重視。二、任何黨派均應嚴守民主自由之原則，退出軍隊，退出學校。憑藉軍事力量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固然不合民主政治之正軌。即憑藉學校環境，利用純潔真摯之青年，作一黨的政治資本，或甚且戕賊青年，造成不幸事件，以打擊政敵，亦均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任何黨派如果過去有此作法，自應從此力加避免。三、民主政黨之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既獲有法律的保障，即應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站在人民中間公開活動。絕對不可以有祕密的組織，尤其不可以有

所謂「武裝暴動」，以擾亂秩序，危害治安。四、民主與法治不可分，任何黨派之一切活動，均應遵守現行法令，不可以自視爲特殊勢力，破壞法令之統一。如果認爲某項法令有失當處，祇可以合法手續，達到將其廢止或修正之目的。五、民主政黨是一個國家性的政黨，因爲它要獲得國民的擁護，自須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

我們認爲上述幾點，是民主政黨應有的作風，也是民主政黨必需的條件。必如此，各黨派之間纔具有合作的基礎，纔能達到「各黨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設國家」的願望。

(社論)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二一五〇〇〇)

民主政治論評

定價國幣八五〇元

編者 穆超

發行者 時代出版社

印刷者 新中國印刷廠

南京：中山路六〇六號



208